



文苑  
蒲  
藪  
之

頌  
教  
文

~ 20  
2457  
6

文苑





23326

20  
2457  
6



文苑黼黻卷之十一目錄

頌教文十四 討逆賜死  
削勳復勳

癸酉頌教文

丙子頌教文

戊子討逆頌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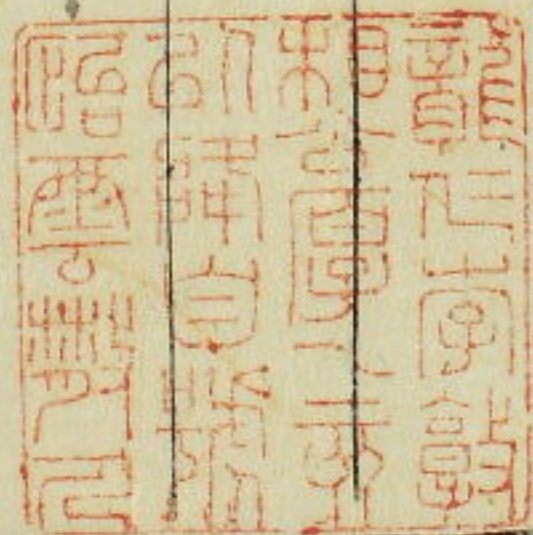
戊午頌教文

辛巳頌教文

乙巳頌教文 二

丁未頌教文

丁丑削勳頌教文



文苑黼黻 卷之十一 目錄



己丑討逆頒教文

辛丑討逆頒教文

癸丑頒教文

戊午討逆頒教文

癸亥反正討逆頒教文

甲子討逆頒教文

丁卯討逆頒教文

戊辰討逆頒教文

己巳討逆頒教文

甲申討逆頒教文

丙戌頒教文

己未討逆頒教文

庚申討逆頒教文 二

壬戌討逆頒教文

己巳削勳頒教文

甲戌復勳頒教文

丙子討逆頒教文

辛巳討逆頒教文





文苑補遺卷之十一

頌教文十四

討逆賜死  
削勳復勳

癸酉頌教文

端宗癸酉皇甫仁等賜死

予以幼冲嗣守丕基罔知攸措凡軍國庶務悉委大臣期底乂安不意奸臣皇甫仁等犯夜相聚蹤跡詭秘廣植親黨分據中外陰養死士潛輸邊郡兵器以圖不軌者有日矣予深居宮中孤立不知幸賴宗社之靈叔父備知凶謀密告于我奸黨皆已伏辜瑗以至親不忍置法令安置于外此誠國家之厄會然由寡人幼冲不德之所致屬茲危疑之際宜仗維城之



固令世祖輔政軍國重事悉委摠治以待予親政之日既處非常之變當布寬大之恩云云於戲宗戚臣庶各盡乃心匡救不逮以保我祖宗艱大之業

丙子頌教文

世祖丙子六臣獄事

頃者瑤之謀逆廣植黨援盤據中外凶徒寔多予不忍盡置大法誅止巨魁餘悉不問遺孽未殄心不自安相繼圖亂旋即誅除近者餘黨李壇包凶稔惡思欲釋憾倡謀作亂其造成三問朴彭年河緯地柳誠源朴仲林金文起等潛通宮禁內外相應刻日舉行將危寡躬擁挾幼冲專擅自恣凶謀詭計罪逆滔天

尚賴天地神明宗社扶祐之力大惡自露咸伏其辜宜加赤族之誅以雪神人之憤尚從寬典只誅同惡餘皆貸死幸罪人之斯得奄天討之有加宣布寬大之恩以同臣民之慶云云於戲誅暴去姦舉有國之常憲赦過宥罪推一視之深恩

戊子討逆頌教文

睿宗戊子誅南怡康純等

予以涼德遭家不造榮榮在疚惟不克負荷是懼不意奸臣乘我初服遽稔凶謀陰聚群不逞之徒圖危社稷禍機垂發尚賴天地祖宗陰佑逆謀自敗悉伏天誅屬茲勘亂之始當霽肆眚之仁云云於戲靖禍



亂而固宗祚既有非常之慶布寬典而滌瑕垢宜推莫大之恩

戊午頒教文

燕山戊午史獄

恭惟我世祖惠莊大王以神武之資當國勢危疑群姦盤據之際沉幾睿斷戡定禍亂天命人心自有攸屬聖德神功卓冠百王增光祖宗艱大之業貽厥子孫燕翼之謨繼繼承承式至今休不意姦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兇謀為日久矣彼托項籍弑義帝之事形諸文字詆毀先王滔天之惡罪在罔赦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駟

孫權五福權景裕等朋比黨惡同聲相濟稱羨其文以為忠憤所激書諸史草欲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科並令凌遲處斬駟孫又與李穆許磐姜謙等誣飾先王所無之事轉相告語筆之於史李穆許磐并皆處死姜謙決杖一百籍沒家產極邊為奴表沿沫洪翰鄭汝昌茂豐副正摠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等知亂言而不告決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龜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李繼益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為朋黨互相稱譽或譏議國政謗訕時事



熙載胄決杖一百極邊付處宗準溥龜宏弼漢柱  
伯珍繼孟渾等決杖八十遠方付處而流入等並  
定烽燧庭爐干之役成仲淹杖八十付處李宜茂  
杖八十徒年修史官等見駟孫等史草不即啓魚  
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金銓等罷職洪貴達趙  
孟貞許琛安琛等左遷隨其罪之輕重俱以處決  
謹將事由告于宗廟社稷願予寡昧翦除奸黨戰  
懼之念既深而喜幸之心亦切云云於戲人臣無  
將既伏不道之罪雷兩作解宜霈惟新之恩

辛巳頒教文

中宗辛巳安處謙等賜死

天尊地卑君臣之分既嚴犯義干上其罰必重故春  
秋著其無將漢法嚴其不道予以眇躬叨承丕緒深  
惟為國之道必本帝王之學研窮義理欲臻至治而  
不意士林之中浮薄之徒倡成虛偽變亂是非假托  
聖賢之言以為媒爵之路別設科目名為登進賢能  
而陰植私黨布列權要勢傾中外孤危君上乃與一  
二大臣協心共議論定誤國之罪而收取濫受爵命  
追罷別設科目庶幾轉危為安變亂為治而宗室正  
叔以前日趨附權勢干與朝政失職怏怏姦人安處  
謙等亦失科名憤其黨與失勢共謀不軌誘聚不逞



文苑叢書 卷十一  
四一  
之徒欲於今月初九日有事于太廟時除去大臣謀  
危社稷賴祖宗默佑之力凶謀敗露將正叔安處謙  
權礪安珩申哲黃倪尹世英安處謹李成幹等處死  
禍將萌而先消鴻圖益休於無窮茲實莫大之慶宜  
布非常之恩云云於戲去惡除慝方迓神人之休滌  
垢蕩瑕斯霈雷雨之慶

乙巳頒教文

明宗乙巳尹任等賜死

皇天降割大禍荐臻國家多難群情未定予以眇質  
初受丕基凡在臣僚宜協心力各盡職而無貳庶保  
邦於未危尹任包藏禍心久稔凶計始唱東宮孤單

之說起疑士林中締丁酉三凶之流謀害國母東宮  
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言眩亂人聽搆成憂疑至于  
今日內不自安曲為保全之計締結執政之臣謀危  
宗社情跡披露柳灌素與尹任更相交結當大行大  
漸之時正統自有所歸而灌曰稟定當立嗣服之後  
聽政自有舊規而灌曰母后不可臨朝柳仁澍連結  
尹任助成陰謀內畜患失之心以孤之立為不利於  
已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為有疾人或說予賢  
明顯有不悅之色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已欲罪關宗  
社在法罔赦固當依律定罪第以先朝舊臣深加不



忍之心茲將三人只令賜死既正去奸之典宜推赦  
過之恩云云於戲臣有將心罪固莫贖邦有常刑予  
豈得已

乙巳頒教文

明宗乙巳尹任等追律

天大是掇禍今存臻國步斯艱亂靡有定方憂多難  
之未堪奈此群慝之交構尹任憑肘腋之親席冉蚡  
之寵敢托東宮售謀於汲引凶黨圖危國母蓄念於  
覬覦壺闈猥集稔攫母之惡禦狗狂吠主之毒履霜  
至冰非一朝一夕之故舐糠及米積生疑生偏之漸  
當先王大漸之時屬國祚危疑之際先懼元老之得

志禍必及於赤族欲托鳳城之間安事將迫於傳寶

陰謀未逞

缺

深兇邪締結而潛圖縱詭秘而

莫測又與子婿而密議顯稱賊瑠之當立謂予雙眸

之有膜指謂萬機之難治圍甲帳而深居觸說諱

之樣舉

缺

而掩目形容眼病之狀晝則共贊其陰

謀夜而相傳其秘簡加以飛牘於宮掖每擬置君於  
弈碁惡已至於射天罪亦極於擢髮柳灌濫叨台座  
之尊威權震主陰結戚畹之醜氣勢傾朝罔念受遺  
之重寄反懷犯上之逆心乘危病之邪伺謂稟後嗣  
之承統

缺

大位之奸窺深厭母后之臨朝直入御藥



之所欲試缺議之鋒謀甚慘矣罪莫贖焉柳仁澍與  
逆缺而連姻懷二心而搆亂指予有疾病厭聞賢明  
之語與彼為唇齒敢發廢立之謀或相與秘議或交  
通陰書其惡已熟于罪亦盈頃因端緒之發見薄示  
王法而賜死及今情迹之敗露盡伸律文而正刑璫  
既犯滔天之罪又干亡命之誅及事迹之發覺雖以  
身逃顧證左之明白即同獄成佇俟眾人之斯得快  
示義殺而無赦李輝稟性儉邪行身諂佞黨附奸流  
包藏凶計試廣探其人意遂助成其逆謀李德應受  
凶人卯育之恩忘國家生成之化在家問計之時指

畫陰謀之居多及予嗣位之日伺察眼病之有無亂  
逆之謀終始同叅是皆宗社之大賊固宜神人之共  
憤茲將五人皆用重典正凌遲處死之律首從不分  
明族黨緣坐之法財產入官於戲凶徒逆黨之既剪  
喜見宗社之再安舊染汚俗之惟新嘉與臣民之同  
慶

丁未頒教文

明宗丁未宋麟壽等賜死

帝王之仁雖貴於宥奸凶之費從春秋之義實嚴於  
討亂賊之黨援法所當然事非得已願予冲質受此  
丕基方憂多難之未堪頃罹群慝之交搆悍集稔攬



母之惡猥狗蓄吠主之謀於人不容固難擢髮而數  
其罪在法無赦皆欲寢皮而快於心芟夷念務其除  
根殄滅無俾其易種第以不忍之政乃體罔治之規  
庶使邪念之潛消用期凶黨之自戢歲月既久誑誘  
益深尚未革其鴟音敢自掉其蠆尾直斥勳舊謂錄  
籍之無其功陰右逆類指伏誅之非其實簧鼓邪喙  
扇動禍機是由王法之失嚴以致人心之不靖宜舉  
常典顯示明威猶慮玉石之焚尚寬帝朝之肆並從  
末減姑置下刑茲將宋麟壽李若水賜死李彥迪鄭  
磁極邊安置盧守慎丁燯柳希春金鸞祥絕島安置

權應挺權應昌鄭維沈李天啓權勿李湛林亨秀韓  
澍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李彥忱閔  
起文黃博李震李洪男金振宗尹副元趙璜安世亨  
尹元安齡付處於戲臣無作慝作奸孽自己不可  
違也邦有義刑義殺法在我其敢廢乎

丁丑削勳頒教文

宣祖丁丑削乙巳勳

國家值不幸之運群兇肆毒於曩時人心有難誣之  
理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昭國是如日星  
在辰巳之兩年痛勳華之繼陟姦人不逞禍心無厭  
尹元衡以猥偷之性稔鬼域之謀既憑肺腑之親兼



據城社之勢挾私憾於尹任久懷吞噬之志願所憚者儲宮未施賊害之術嫌成大小之說漸非朝夕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乃信然而苟伺當仁廟在位之時無間可乘及龍馭賓天之後惟意自恣明廟以介弟入承統緒攸正文定以姁后權臨宗社是賴有血氣者共戴一天為臣子者孰懷二志敢造言於無疑之地實欲逞其積憤之冤元惡豺吃群姦蝟起芑與百齡迭為心腹托密旨以脅外朝屢被臺臣之折遣妖妾而撼內聽潛成市虎之讒欲加罪而難其名始倡不自安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柳

灌柳仁湫願命元老帷幄名卿咸守正而不撓以異已而就戮瑠亦何辜任之近屬亡命祗偷生詎望視死如歸被孽非自作實緣指無為有搆成禍穿文致大獄誘德應而免死俾誣其服教毛麟而謊言遂以為證譎張貽惑鍛鍊羅織畏清議之間發掩衆正而盡劉至如鳳城君之罹禍亦由金明胤之誣捏流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讒人罔極慈母之所以見疑致維城之斯毀雖同氣而莫保尤有痛焉不忍言者梓宮方臨外家之血肉狼藉囊書偽撰內庭之拷掠慘毒非徒肆誣於內殿實是幸禍於孝陵有擢髮難



文苑叢書 卷十一  
數之罪無一毫可紀之善贊制君父敢唾銅盤之血  
汚辱宗祊至勒鐵券之名神人之交憤極矣邦國之  
不亡幸耳然而白日中天雲霓漸釋寶鑑當空魑魅  
莫遁肆先王開悟於末年痛姦兇欺蔽於初服量移  
遠謫之臣稍釋連坐之弩雷雨之澤未霈存沒弓劍  
之痛遽纏臣民予以眇末之質叨守艱大之業仰體  
皇考之志親承慈后之教當丁卯之權署收用舊人  
逮庚午之廷諍畧採公議李邕等奪其官爵柳灌柳  
仁澍等滌其逆名丁未己酉被罪之人復其職牒還  
其籍沒一國之人雖欲盡革先朝之事未敢輕議顧

輿情之益激抑天道之必復矧東朝親經變故在當  
日洞燭情狀乃於一疾之彌留命雪四人之冤枉予  
於是詢及大臣即命還灌仁澍職名惟任瑠事體至  
大猶且持疑第以國言未已衆怒有甚於水火玉候  
惟幾慰懷匪在於藥餌事求其是天不容偽茲於十  
一月二十八日命給任瑠職牒革罷衛社功臣收其  
錄券亟達懿殿且答群情不吊降割未及頒教深  
摧痛越茲布告於戲伸冤討罪既終先王之意開國  
承家永絕小人之禍

刑曹判書  
李俊白製

已丑討逆頒教文

宣祖己丑 誅鄭汝立



春秋著無將之義王法至嚴漢家重不道之誅罪人  
斯得茲當鯨鯢之戮盡沛雷雨之施予以寡昧之資  
叨守艱大之業嘗臨升載之淵谷庶圖萬姓之陶甄  
豈意逆賊之魁乃出搢紳之列賊臣汝立惡甚集境  
毒愈虺蛇囊橐詩書有同王莽之欺世譎張符讖敢  
畜山童之陰謀罔念卯育之恩欲逞嘯聚之計乃與  
某某等相隨昏夜已涉歲年結沙門而騁妖佞玉函  
而惑衆布兇肆於郝下謂武庫之可焚遣術士於山  
中睨檀基而欲據矯旨而剪方伯我閩帥分部而搗  
畿郊取江倉奸計益深禍幾垂發擬殺本兵之長志

欲何為將揮犯闕之戈事且叵測在從臣而居群盜  
之首混冠裳而懷禦狗之心亂臣何代無未有甚於  
此者凡民罔不懟皆可得以誅之縱失恃矚之伏辜  
已快逆數之踞斬云云於戲天網不漏既正罔赦之  
刑輿情共歡式舉維新之典大提學李陽元製  
辛丑討逆頌教文宣祖辛丑誅濟州賊吉云節等  
咨爾耽羅有衆敬聽明命無譁凶豎自取誅夷既舉  
罔赦之典汚俗咸與更始宜示維新之休茲遣從臣  
用宣德意賸言絕域遠隔重溟波間一點山俯臨南  
極海外三神地舊躡東瀛羅代占星豫知入貢之候



麗朝獻馬蓋嘉向內之誠土俗淳龐

缺

人民

朴野畊鑿別區寇賊出沒之靡常形勢孤懸而難守  
置州若縣三邑鼎分設牧暨監諸鎮星布介通判而  
作貳俾體統之相維自予臨御以來撫綏恒先於內  
郡迄今宴安無事緩急尤重於他邦龍種入關每隨  
朝天之使木奴登貢實是包匭之珍惟梯山航海之  
不憚信向國效順之足尚何料反逆之變遽起僻遠  
之鄉謂爾民庸蠢易迷交通水陸指彼州險阻可據  
募聚凶徒初結土豪共起成兵之約將除邑宰已卜  
舉事之期幸賴發告在先捕獲不後云節則雖稱告

者最是賊魁忠基等其在州民實為凶首俱已取服  
節次行誅謀逆者孰能逃於典刑犯順者果不保其  
性命事非不得已心實悶焉想爾愚氓被其誑誘或信  
凶計或懷異圖使百年安堵之邦為一朝習亂之地  
由時不幸以致於斯願爾本心豈樂為此第慮誅討  
之後不無疑懼之徒魚駭鳥驚爾未安於真枕草薶  
禽獮予寧忍於鋤根芻矣善良哀茲榮獨春秋設法  
雖嚴黨逆之治帝王行仁必本好生之德凡係脅從  
誑誤者一切勿問至於陪狀押來者論賞有差重念  
本州未沾王化雖免壬辰之兵燹邑里空虛久困酷



文苑補遺卷十一  
十一  
吏之侵漁公私赤立飢饉癘疫之患人多死亡寇盜  
風魚之災歲有漂溺二三唐將之出入地方未堪其  
繹騷大小牙門之徵求財力益竭於供應瘡痍溢目  
而予不識怨苦騰天而予莫聞致令無辜幾陷不測  
興言及此咎實在予惟右既平命裴度而宣慰蜀中  
再亂昇張詠而撫摩故頌德音兼詢弊瘼惟俞者悉  
令陳聞容予變通蠲除賦役庶慰息肩之心賑卹流  
亡少紓倒懸之急推心置人腹河北之反側自安扶  
杖聽詔書山東之瘡疾毋死尚戒前轍諒宣布之由  
衷勉效後功期惠澤之逮下樂其樂利其利永享太

平宅爾宅田爾田共躋仁壽

癸丑頌教文

光海癸丑咀呪誣獄

凶黨寔繁既稔滔天之惡逆謀自著難逃肆市之  
誅茲揭各供用孛群聽逆魁悌男初與永慶謀立  
環釀成戊申之禍及其凶計不遂陰結羊甲友英  
等搆亂於外潛通應犀金蘭等作俑於內其凶逆  
不道之狀難可悉舉姑以咀呪凶書二事言之逆  
賊金應璧招內陵上咀呪則前年二月韓尚宮貞  
伊使女育往于陵所誦經應璧亦同往咀呪時五  
穀飯三器連伊持鏝夜半出去埋埋深過一尺許



又書經文于大紅緞子埋置應壁與黃應仁李萬  
龍共為闕內咀呪亦韓尚宮所謂古溫等言於應  
壁者也盲人張順命入于璣處書璣年月以不忍  
言之事誦經又畫人於紙以鍼刺眼埋于竈底又  
殺活狗于殿後松林內官閔希謩縛馬投于金溝  
縣金山寺深潭崔尚宮買猫及大雄鷄使道西非  
日出時飼以真朱及符驅之於猫而殺之內人環  
伊又以金色猫眼中刺針納于烟筒云內人禮之  
招曰咀呪事璣保母德福為謀首而禮環信玉聽  
其大殿尹尚宮婢春今受賂銀內應咀呪等物潛

相傳授所包之形小如斗禮伊再度見之其咀呪  
之方則皆學於女盲為之若梅樹裂鼠掛之闕內  
西墻下置白雄鷄西墻內白紙畫猪鋪地鋪階下  
棄死鼠東宮外棄青蛙及鼠子皮南階下置死猫  
五味子叢底置大鼠井中投乾大口魚東宮南墻  
內投死鵲死鼠宮墻外貼畫猪及羽笠人大殿抹  
樓下埋鼠側下斷烏兩足兩翼置之右各樣咀呪  
之物璣奴順昌自外覓入禮伊嘗往璣房則德福  
香伊環伊等屠一白狗拔去眼睛填以朱紅之狀  
目見之矣凡咀呪十六種為之前後通共十六番



自正月至四月其日子相距或間十日或間五日  
且裕陵咀呪鶴伊環伊與巫女於延為之仍作巫  
祝朴東亮朴東說亦言大君房人與妖巫等連往  
裕陵造作做像佩弓劍行凶之說聞於京春云女  
盲高城之招曰前年十二月往于吳允男家則問  
丙午生八字如何答曰好矣又問丙午生與戊戌  
生兩主及乙亥生丙午生兩分孰勝又問此何阿  
只能立乎答曰十歲則好矣又往阿只母家則問  
曰此咀呪為之則丙午生得利而有厄於欲害處  
耶三四月當有此應否又問以不忍聞不忍言之

言丙午生乙亥生欲作凶禍咀呪之事可以得乎  
在房二女曰狗則斷尾割頭鼠則灼四支又以狗  
與蛙為之每於乙亥丙午生厄朔欲害而為之阿  
只母又曰丙午生乙亥生家中男人則不可入云  
有鷺巫女一則李非一則黃金咀呪事在前亦為  
之云云吳允男之子康招內亦言其父招致高城  
問大君八字極好乎答曰婚姻後則極貴大君之  
上當加貴內人青今招曰北家所禱果有是事咀  
呪事則德福信玉等以鼠懸梅樹上金尚宮叱責  
私婢令丹之招曰修掃北家尚宮塗排置朱紅高



文苑叢書 卷之十一  
十一  
之牀鋪盆盛井華水反手攢祝而誦經其意則為  
大殿中殿不測之事而欲使璣還入京中內人禮  
玉招內天祭設行節次置高之牀陳三色實果金  
蘭與權尚宮反手攢祝而攢祝豈為主上好求乃  
為不測事也此則咀呪之大槩也內人義一招內  
此真書諺文具書一紙即別監河自澄之所書也  
內間通書則已獨知之小文尚宮金蘭出入而六  
月傳之矣前年十月間通書由黑門出來使傅徐  
應祥處六月禮伊再度而去又同年十二月文尚  
宮書中唐官出來汝甥方信元乃掖庭別監也以

璣出置江華事作文呈之以璣一枕中破字諺簡  
問于渠使之自解則其簡辭曰璣命雖堅時方啓  
辭寧有堅置之理唐人出來之奇潛言回答若持  
來其恩一生何以報唐人來則大禁圍行如常人  
千萬不死為信元掖庭署人唐人處若呈則此冤  
痛之情終可解耶某條廣度為之回報已相知來  
往似煩不相近之言倣托回報申飭送之是非勿  
論仔細書之給應祥潛通春香傳入唐人心知而  
知乎少或知之耶人皆敗散甚於壬辰亂離今則  
何以為之此時救濟之人則子孫當萬世榮享矣



文苑叢書 卷十一  
江則江華去內人重環招內前年八月晦間文尚  
宮權尚宮種從禮玉等立於內差備門問其所立  
之由則曰寬裕處去之何妨他尚宮皆還權尚宮  
獨在以簡札一封傳授內官朴邦實及掌務內官  
崔忠洽又九月望間禮玉立於門內以簡字傳授  
崔忠洽時目見之又十二月望間禮真從辟隙與  
外人潛語者見之則禮玉也朴邦實招內亦言于  
音德夫田二人自內出來不知其物裏給崔忠臣  
曰朴尚宮泰尚宮出在外處傳給內人種從招內  
門外有一書吏掾人來穿辟隙于音德問何人來

穿乎仍納小書又於九月間徐應祥手書以入使  
傳于春香處應祥通書似是自前為之而前年十  
二月間始為知之云又書吏崔守仁別監朴義男  
等皆與內人相通書札於悌男家江華璣處此則  
凶書之大緊也予曾錄其見出咀呪各種之物作  
妖日子以為備忘親鞫時下于賓廳叅考諸賊之  
招則無不洩合其謀害兩殿兩宮之計極為凶慘  
諸賊伏辜之後餘孽猶且肆金蘭義一等以簡札  
交內外破字秘辭陰詭莫測至圖密訴於唐官以  
為逞凶嫁禍之地尤極痛心以此見之則咀呪之



狀凶書之事各人所供破露無餘渠等雖窮凶極惡謀危宗社至於此極而內人則予不忍盡律只賜其死其餘黨與置而不問反側之徒尚不自安遠外之人或未盡知遍諭之舉在所不已今者鞠獄已畢刑章既斷是用畧抄前後所供辭誣告中外臣庶於戲邦家有典寧容鬼域之陰謀禍福由人庶勉君臣之大義

戊午討逆頒教文

光海戊午誅許筠等

亂賊稔兇禍方成於挾日常刑致戮賀爭展於清朝肆頒從圍之章式揚鷄幡之典逆賊許筠性本

集獍行類狗彘瀆倫縱淫無復人理蔑紀廢喪自絕子道閭叔為政知若教之鬼餒叔魚無厭識羊舌之族滅技身操觚之小技竊祿超級之濫爵藏奸匿慝長惡不悛貪亂樂禍逞怨罔極締結弼老始危謀於東邸指揮悖男期握權於西宮挾議之計未成垂簾立珮之策又出東門乘先王之昇遐敢購六尺之孤入中朝而上變擬行萬金之賂托秘記而造讖潛動遷都之說依慶運而作詩竊縱蕭牆之禍軍器橋頭傳箭檄於胤黃崇禮門外付榜書於仁俊詬天罵日是可忍乎負國背君吁亦



慘矣倣托大論若助朝廷討逆之義誘費雜類欲  
售管澤聚軍之謀二品宰相之請訊蓋舉察家之  
告三司臺侍之爭劾亦為王獄之嚴益肆不軌之  
圖荐投無賴之疏請竄請斬大臣以下殆將不免  
自贊自譽叅贊之職猶為不足凶徒寔繁晝夜議  
密逆節彌滋朝夕禍迫遼界征虜之役反謂回軍  
琉球復讎之兵誑傳藏島登山而呼驚惑郝城舉  
火以應驅出土女舟師僧徒要為其用平安全羅  
各有所願矯稱內意脫劇賊於捕盜暗傳私書結  
黨與於同死木刻甲子已納舉軍之誦冊書軍目

更定分隸之名推戴有地固國人之所知左右無  
忌宜親臣之欲除炳幾燭微豈之察影之先見嘿  
佑陰隲幸免噬臍之後悔憲臺避嫌詰時日之早  
晚禁府請囚發心腹之形迹神鏡高懸泣魑魅而  
莫逃天網廣張罄狐鼠而畢捕黃紗丹筆審言色  
而按律栢府薇垣並論思而請討玄應旻之的供  
奸情難掩黃廷弼之直招凶狀盡露三日滯獄誦  
語已窮九月論功猾計何絕官爵件記有同惡者  
必多嚴刑鞠問其伏辜者幾何乃於八月二十四  
日逆魁許筠及逆黨河仁俊等並凌遲處死云云



於戲罪人斯得既加東市之誅申命用休幸布南

郊之赦李甫瞻製  
官大提學

癸亥反正討逆頒教文仁祖癸亥誅李甫瞻等

予荷天地之休祖宗之靈平定內亂祗奉慈殿刈刮  
兇穢掃灑疆土再安宗祊復正彝倫其元惡大慙助  
桀為虐者今既顯戮藁街虔告宗社屬茲神人之咸  
快用敷錫于中外允厥在庭臣僚暨耆老人民欽聽  
予言逆魁爾瞻姦臣之後市井之造妖狐毒螫鍾而  
成性林甫秦檜合為一人詐術欺世旌表其門自以  
為孝子全昧文義剽竊類語自以為能文爰自筮仕

之初已有擅亂之漸人有佞已者諂笑而延譽士有  
勝已者陽慕而陰中宣廟燭其奸狀屏黜多年積怨  
宣廟有同私讎密交仁知媒進昏朝用賂結婚交通  
宮掖及其權勢已成陰懷篡奪謀起逆獄以專生殺  
之權與賊筠金閨無賴之徒結為腹心日夜謀議始  
嗾申慄於鳳山誣殺黃赫諸人次起晉陵之獄繼誘  
鄭浹於北路廣引一隊士類捏成永昌之獄追刑之  
酷及於國舅逼殺之慘忍於孺子陰送世曾猝起海  
獄崔沂忠言片言赤族株累死徒殆過數百及賊筠  
逆謀之發乃反換面而告變要掩其跡自涖其獄南



文苑補遺 卷十一  
門之榜賊筠自製耕俊之檄應旻所作仁俊之招狼  
藉前後兩榻前厲聲箝制諸臣一不究問掩口徑殺  
天日難欺路人所知至於仇景祿朴景立卯育門庭  
釀成逆謀聚糧鍊械諸招昭在乃使元燁之奴厚賂  
獄卒竊負而逃事跡既發法當待命圓扉而盛氣直  
啓自誇忠孝王獄罪囚白日圖出金吾往捕拒之不  
給古今天下寧有是耶久占文衡把握人材以科舉  
為誘引兇徒廣植私黨之計未解蒙之諸子皆擢鬼  
科不識字之村疋驟躋臚仕七大文講經預出題及  
第舉國奔波有同歸市墾鴨島之郊剖占膏腴斫陵

寢之木公然輸載兩宮經始之役殆十年而未完五  
家僭制之搆彌一洞而連雲一國工匠塗集其門四  
方財寶山積其庭怙侈窮奢富踰李氏而人反頌布  
被之儉侵民奪人毒如狼羊而人反稱下士之恭及  
其群心齊激萬人共指宗戚陳疏草野抗章則言未  
入達白簡隨至或殺或杖竄者不知其幾仍指為某  
人所嗾某人所制恣意彈劾必欲置死地嶺儒四百  
奮義叫闖則謂之張弓挾矢謀陷逆獄秦坑之灰復  
燃漢黨之籍將錮廣招美新之徒自製頌莽之章熒  
惑君心費制館學人皆重足莫保朝夕使元老遯荒



賢相流竄忠良屏逐妖孽布列納銀除拜毒害生民  
偽占五勳謫上虛誦盡昏君之心志繫昏君之手足  
其窮兇極惡之狀擢髮難悉至於大論則尤不忍言  
密嗾凶疏陰啓昏君收議之際倡說廷臣贊之以死  
誘之以利至曰唐廟數罪雖不可為漢庭廢黜盍從  
寬典終乃攘臂數慈殿十罪使館學通文八道噫以  
臣子數罪國母是可忍耶以廢黜尚云寬典將欲何  
為幽閉之辱過於十年神人之痛至此而極履霜堅  
冰所由者漸矣食土含血人得以誅之逆魁鄭仁弼  
以蛇蝎之性鬼域之心始雖盜名於林下特一豪強

品官中焉託跡於義兵惟事武斷鄉曲收聚頑鈍之  
徒私倡怪鬼之學李彥迪李滉東方大賢而因憾疏  
斥不有餘力鄭蘊李大期直言彼罪而從而下石畧  
不伸救士心咸憤門徒皆叛與賊魁爾瞻表裏聲勢  
迭相推薦塗抹山野冒據鼎軸導昏君必以刑獄倡  
儕流必以謫佞私親入廟之議該曹數年力寢而一  
言贊成終勸上奏登筵先薦施文用風水之說竟起  
土木之役癸丑之獄陳劄肆虐指大君為圈中殞豕  
大論之發首倡先廢後奏之議至此於哀姜文姜且  
以為不共戴天之讎幽閉之禍決於其言使綱常數



絕人理晦塞人之為惡孰謂至於此極老而不死天  
 心有待今日韓續男鄭造李偉卿尹訥等皆爾瞻之  
 奴隸腹心也其交通宮掖作弊中外貪虐縱恣之狀  
 與爾瞻無異海獄之慘續男專主而廢毋之論或自  
 韋布而抗疏或自臺閣而首發同惡相濟厥罪惟均  
 茲命李爾瞻鄭仁弼韓續男鄭造李偉卿尹訥等並  
 依律施行其餘則或誅止其身或流放遠裔並從唯  
 輕之典務遵罔治之訓邦有常憲予豈得私爰推廣  
 蕩之恩用示勸懲之方云云於戲唯其所名宜思禍  
 福之門咸與維新共躋仁壽之域

吏曹判書  
李睟光製

甲子討逆頌教文

仁祖甲子討平李适亂

時運艱難大逆猝發於心脅國威殫熾群兇悉就於  
 殲誅慶懼之衷綸綍斯在往屬昏季寔繁凶逆三綱  
 並隳知晉國之將亂多濟罔詔識周民之靡遺藐茲  
 寡躬承此危緒謠悲長楚誠肯弛於撫摩政媿蒲蘆  
 仁未徧於施設重因刑網之多漏因致逆節之潛萌  
 逆賊李适韓明璉等迹本蠢微天賦桀猾方債帥之  
 熾肆久稔蛇豕之腥及會朝之清明粗展牛羊之力  
 因緣兵柄敢生亂階陰連遺孽指蒼天為可讎賈驅  
 邊民窺內地之無備創殘我州府戕害我使臣寇氛



文苑叢書 卷十一  
彌於畿甸兵氣逼於宮闕雖知鵲起烏合終就獨柳  
之誅奈此鯨奔豕突上軫長秋之慮暫勞幸陝之駕  
遂督屯渭之師先鋒所加大憇相剪清宮振旅未淹  
一旬亂頽妖腰即懸雙闕茲實神祇之默佑抑由中  
外之協扶无妄之災轉為迓祥之日有畏則警倘是  
啓聖之期宗社之休寡昧何力云云於戲天所助者  
必順理無陂而不平大刑用甲兵豈予心之所欲陽  
春布德澤暨一邦而維新

如製教李  
明漢製

丁卯討逆頽教文

仁祖丁卯討平李仁居亂

茲頽大踰庸告群方粵予眇躬承此丕緒雖憂勤之  
不懈奈治理之難臻志存惠鮮而資澤未能究宣政  
多恩貸而奸凶靡所懲懼馴致逆節之滋蔓屢見國  
步之顛隳逆賊仁居稟性陰妖託跡詭秘文奸言以  
欺世不畏天知飾偽行以誣民至徹上聞予亦眩於  
名實蓋嘗優以寵光罔念大恩反懷非望徂茲戎虜  
之侵軼岌乎宗社之沾危凡在食毛皆思効力既不  
能奔問行在翰捍王之忱又未嘗募集兵糧奮討賊  
之義覘伺瑕釁包藏禍心潛結吠主之徒欲逞射天  
之計執詭辭以負持方伯上嫚書而衆狀朝廷公然



請藉兵權何異董卓之鳴鐘鼓甚至欲斬宰輔便是  
王敦之害劉刁建倡義之旗自稱大將發縣庫之仗  
分授白丁破囹圄而放出囚人勒吏士而追捕守宰  
扇動湖嶺籍重地而收兵睥睨郊圻擬長戈之指闕  
幸賴州牧之決策遂發官軍以徂征顧蚊蚋之屯應  
就掃蕩然蜂蠆之毒尚復動搖力窮而後見擒情現  
而後就服已將逆魁李仁居及其子自白同黨高續  
高大立金汝鎗陳光洽高繼立金得明等並依法正  
刑訖妖腰亂頌悉染汚於砧鉄害氣惡氛旋廓清於  
晷刻既快臣民之積憤仍施雷雨之湛恩云云於戲

天地神祇不爽助順之理陰陽舒慘同歸發育之仁  
欲其並生與之更始各鑑順逆之報共保清寧之基

大提學  
張維製

戊辰討逆頌教文

仁祖戊辰誅柳孝立等

國家不幸逆節屢起於封疆君親無將大變幾生於  
肘腋刑章昭舉慶澤旁流粵予眇躬承茲亂緒奉母  
妃而復位彝倫式明黜衆人以正名大義以揭凡於  
刑政之際每以寬大為心自非大憝元凶負犯倫紀  
莫不同仁一視曲加生全豈料凶孽之餘敢稔逆亂  
之計以天賦之集瓊為白日之廡未或附托權奸以



廢毋數倫為已任或攀緣肺腑以逢君誤國為事功  
惡貫已盈眾難逭於誅亟寬恩宥被身自便於田廬  
罔念戴天翻懷吠主謂神祇可以誣罔謂宗社可以  
覬覦交關廢人傳密書而相應結連王子聚家僮而  
為兵託識緯而煽動人心通宦侍以徂伺禁掖擬逆  
豎於諸葛指渠魁為聖人宮中行鴆之謀吁已慘矣  
太廟放火之說是可忍乎計議已成部分畧定造謀  
實自前歲舉事期在翌朝危哉禍機迫於片餉幸賴  
天地之默佑遂有忠良之炳發其陰謀醜類悉就  
擒縛加以嚴訊情款應時供輸國有常刑予敢容貸

亂臣賊子何代而無極惡窮兇莫甚於此既快臣民  
之憤爰推雷雨之恩云云於戲順吉逆凶是為常理

陽舒陰慘無非至仁

大提學  
張維製

已巳討逆頌教文

仁祖已巳誅鄭雲同等

奸孽煽搆於草澤逆亂將興皇天眷佑於邦家罪人  
斯得常刑克正誕告用覃粵自眇躬之膺圖適會否  
厄之丁運寬徭之令屢降而實惠未究好生之心恒  
軫而元惡不悛厥由怨咨之寔繁而致變故之相繼  
顧予心豈忍於嚴殺奈凶逆自干於王誅逆魁雲同  
戾氣所鍾賊臣同流心懷異志實稟集境之賜門引



妖僧妄相日月之痣謂聖人復起而著成佛供之疏  
謂天象有變而做設捍門之灾潜通孝立韓會之謀  
陰伺北虜南倭之警畜毛變色指為宰秩閩帥之嘉  
祥山寺揚言自稱錦山沃川之太守將相則推許於  
髡首初期舉事戊辰都邑則擬設於龍山再約稱亂  
唐午言為備極於惡賊腹心遍滿於邇遐日月高懸  
豈容陰殺之交蔽神人共憤乃啓黨與之先輸既情  
狀畢露於爰書而首領何逃於肆市春秋修訓亂賊  
自戒於無將漢法申嚴奸萌永折於不道宗紡之祐  
益篤雷雨之澤宜宣云云於戲下無叛上無誅雖漸

制治未亂惡必懲善必勸庶冀化民有成 大提學金尚憲製

甲申討逆頌教文 仁祖甲申誅此器遠等

時運屯難寇戎幾發於蕭牆社稷靈長鯨鯢悉就於  
齊斧肆揚波汗之誦丕示喜懼之衷予以寡昧之資  
叨承艱大之業推誠待物納污棄瑕而不疑量能授  
官絕纓盜馬之並畜志惟勤於弘濟禍故藏於隱微  
逆魁器遠馴儉之才豺豕其性當風雲之會粗效尺  
寸之勞倣閩鉞之權益肆饕餮之欲尚念盧綰同開  
之舊謬加龐萌寄命之褒爵已濫於上公名驟玷於  
左揆臺章劾賊適捨跋扈之凶盟府養閒便作萃逋



之藪乘予未寧之候逞其不軌之謀山城守禦之兵  
 昇親戚為外應禁垣環衛之卒換編裨而內圖推周  
 宗之末裔將欲何為籍漢船之虛聲眾所共惑謂名  
 流五十輩即擬芟夷指將相一二臣先期撲剪部分  
 已定搗餉再行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詎天吠  
 日是不奪不厭之心幸賴三靈之共扶詎容大憝之  
 敢越中夜之變將作盍朝之鳴已聞蛇舌集音即爰  
 書而莫遁妖腰亂頌伏常刑而無辭雖念亂省讐增  
 予懷之內訟然轉禍為福在群情而咸欣云云於戲  
 天道或陂而平人心有畏則懼雷電皆至敢緩助教

之刑和澤旁流尤貴更新之化

大提學  
李植製

丙戌頌教文

仁祖丙戌姜嬪賜死

逆狀愈往愈甚欲忍君親王法不得不行用明倫紀  
 茲垂誕告示予深哀予以寡昧之姿荐逢險艱之會  
 推心置腹在手之而猶然敦禮施恩於骨肉而深篤  
 意常切於保育變忽生於宮闈逆姜賊性陰邪持行  
 恃戾久在闕內大失事上之儀及赴瀆中輒逞易位  
 之計僭稱殿踰於汝心安乎預造翟衣孰不可忍也  
 憑怒高叫敢犯不違之威懷懟蓋深至廢問安之禮  
 雖欲曲為之地其奈自絕于天禁掖埋凶已孔慘矣



御膳錯毒胡極至斯顧亂賊何代而無伊惡逆雖古  
未有徵諸往牒則以滅葬為戒論以今時則以長姦  
為虞覆載難容寧假一日喘息綱常所係固嚴三尺  
章程尚令就盡於本家更加給需而官庇於戲引春  
秋之大義將亦必誅舉國家之常經罪則罔赦實不  
獲已還用惻然

裕後製 蔡

已未討逆頌教文 肅宗 己未 誅李有漢等

嗚呼自凶書遽聞邦憤深甚而罪人斯得王法乃行  
肆稽藝章用播明命粵自冲眇之質叨此艱大之基  
遵先志而定禮論厥考翼其曰有后瘳衆惡而勅刑

法惟德意亦在其間祗緣大憝之罔後以致邪說之  
蓋熾夷倫數紀終為無父無君之歸履霜堅冰殆非  
一朝一夕之故久矣黨與之煽動果能逆節之釀成  
逆賊有須虫豸之微蛇豕之性施宜生身毛皆逆常  
懷走虜之謀孔熈先志趨乖常便生作賊之計頃當  
防海之墩役舉調入山之緇徒就島將而丐糧密結  
外援之勢托村媪而投贖肆發內圖之言攀接近親  
而欲移乎宗祏祖述謬禮而為亂於邦家帝王傳統  
之莫嚴乃敢謂之失序城闕稱兵之不足又輒謀以  
投書至欲加害於諸臣即亦逞凶之餘事噫嘻是可



忍也虞憂有難盡焉凶貌易知尚曰形像之可紀鬼  
物旋適若為影響之能尋予不憚重約而購之人果  
有竊識而言者重捺復壁已無地而潛藏垂罩張罟  
若自天而下掩俄天明而受縛已人奴之款承蛇舌  
集音即爰書而罔諱妖腰亂頌伏常刑而無辭矣但  
逆折乎奸萌抑亦差嚴乎禮防已將逆賊有慎依法  
正刑德禮為施仁之本或有時而齊刑春秋有討賊  
之文蓋尤貴乎一統茲當更始之日詎靳曠蕩之恩  
云云於戲天地好生囿萬物而同慶雷雨作解與八  
域而維新

大提學金  
錫胄製

唐申討逆頌教文

肅宗庚申誅逆宗楨榘等

嗚呼聖人之法必先於亂賊之誅王者之刑莫嚴於  
叛逆之罪茲當斯得之日爰降誕吾之音予以眇躬  
夙膺洪業念本支之鮮少務敦近宗悶國家之艱虞  
圖任舊相豈意明有所不燭慮有所不周劉安竊文  
藝之名誤加寵愛林甫懷狡猾之數謬委事權遂成  
禍亂之階幾致宗社之覆寔予之咎雖悔曷追逆宗  
楨榘俱以王室之至親偏蒙累朝之優渥獨非時而  
出入如遇家人期永保其始終不問小過其奈族盛  
而多僭仍懷不奪不厭之心且因寵極而啓邪豈是



一朝一夕之故厚招武士不逞之類結射伴而作爪  
牙廣交卿宰無義之徒布親黨而為羽翼遊獵遍於  
遠郊近野之外會集頻於深夜密室之中國人固疑  
其陰秘之蹤急書果上其凶逆之狀拊則締柄臣之  
賤孽藉其威權媒惡種之老奸通其謀議文成約誓  
鷄血瀝盃觴之間家置王章玉帶兼日月之頂幸寡  
人之有疾意將何為謂天命之在身事且不測興言  
及此痛心奈何楨則當其污穢於後宮已有亂逆之  
先兆姑宥以遠曾屈法而伸恩旋名而還寧悔罪而  
後過黨與布滿於中外推戴互及於弟兄犯上之賊

謀初萌自中之爭形已著樂禍無已豈不慘哉鍾厲  
惟均是何理也至於逆堅之稔惡實倚父積之弄權  
氣勢足以操縱朝廷富厚足以養養奸亂貪淫黷貨  
冀帝世蕃之挾嵩驕恣騁妖彌甚敬聲之憑賀自知  
王誅之必及於己因其宗戚而亦為之謀先布腹心  
大福欲徼於日後私定指目凶言已播於群聽激動  
卿紳托寇戎而復體府募合驍弁啗金帛而作家兵  
藏伊峽團束之私屯敢擅指揮於老將設胡服劫成  
之陰計豫為驚惑於愚民收重臣一二人欲費迫而  
威眾選力士數十輩將護衛而入宮觀其首尾布置



之形殆同时朕猝發之變幸賴神人之協贊遂得凶  
孽之成禽柝即爰書先自承而吐款頓有衆證雖欲  
諱而難逃尚特推於餘恩命就磔於屏處凡諸妖亂  
之腰領悉伏邦國之憲章已將柝頓堅台瑞景毅萬  
松等正法亂生骨肉之密親禍發股肱之巨室既厥  
情之畢得於予心而增嗟然而事關宗祚自騰輿情  
之喜慶均遐邇寧稽洩踊之宣云云於戲國既免亂  
而後安人得轉禍而為福陽和布氣思與物而維新  
沛澤流恩庶自今而更始

大提學南  
九萬製

庚申討逆頒教文

肅宗庚申誅鄭元老等

元兇纔訖於天討已賴宗社之靈諸賊悉伏於王誅  
快雪神人之憤茲申敷告用示同休願茲逆節之始  
終實由禍根之積漸欺眇躬之冲年在位陰逞邪心  
幸國家之繼嗣無人包藏異志醞釀謀議之既久盤  
據權要之亦多及至惡稔而無所容以致勢迫而欲  
先發急書上率多畧於前而詳於今黨與窮治亦  
有漏於彼而發於此雖獄事之前段同貫然賊情之  
後出益凶逆賊元老等以蟻蝨之微有集境之惡本  
不齒於人類猶懷狙獍之姦因自附於兇徒敢肆鬼  
域之計為賊豎而畫策聚逆黨而同謀敢議納女於



後宮冀幸代位於中壺欲先告廟而指議禮為逆詐  
言伏甲而教設衛主兵初皆出於動搖內殿之圖亦  
仍以為擁戴近宗之地蒯通相淮陰之背情節已昭  
詭勝在梁王之宮殿跡益秘允諸處心而積慮罪實  
通天至若設變而催期禍不容息雖曾迫脅而上變  
尚且瞻顧而匿情幸究驗之有因終訊鞫而得實且  
有如萬鐵之同惡相率為賊堅之私人雌雄倡和而  
合為一身首尾供稱而如出一口親蠶備六宮之說  
前後相成胡服劫諸軍之言表裏齊應藉外寇而復  
體府圖近戚而推賊魁或先謀而發端或自任而主

事縱當初發告之可記及此時誅討之寧通尚此曲  
貸於嚴刑蓋以證明於後獄至於晚說之妖術亦承  
元老之奸情自托行止之踈狂逾見臍肝之呈露又  
有居中之老將乃反注意於群兇一搖足而事不可  
言久握兵而心不可測捷昌則以盛族而規當路以  
辭官而沽虛名宗黨布列於要津氣焰已熾貴戚覲  
覲於神器聲勢相依資強援而助成其邪參密謀而  
圖享其利大奸始漏俄屏逐於遐荒天網難逃率承  
款於清問若捷時之為間於勳宰與父醒而濟惡於  
同時幸上天默佑於邦家而眾人咸膏於鈇鉞念禍



機之潛蓄始如一髮之危而國步之再安蓋資諸臣之力已將逆賊元老等處置正法云云於戲天道有傾否之喜人心有懲後之圖忍言變故之攸生慚悔雖切於寡昧尚念吉凶之所自休慶實關於宗祚斯誕告於邦人用敷宣於予意

大提學李敏叔製

壬戌討逆頒教文

肅宗壬戌誅討重等

逆節屢生於京邑遠近震驚刑章過加於凶徒神人歡慶茲申浚踰用告多方自予叨承於丕基不幸荐履於否運權奸盜柄忍言向日之危疑妖孽乘時可痛末流之滋蔓雖發覺而正法者已衆尚隱伏而嗣

惡者不衰以致訛言之或騰固知戾氣之未殄逆賊許重等集境之性蟻蝨之微匿臨監門潛懷怨國之志設策聚黨敢逞射天之圖鋪置部署之自專揣摩跳踉之無忌焚宮焚庫解之說情節益凶殺將殺公卿之謀器械已備至若海口之偽警亦循胡服之遺奸擬推在配之親孫實蹈前套思襲近圻之牧守共發一時謂么麼之何能為然毒螫之猶可畏幸賴安上之言狀得見莽何之就擒凶言悉露於爰書醜類旋膏於齊斧已將逆賊許重及同黨許瑛依法正刑訖亂逆無間於大小幸即討除事變或起於細微詎



忘懲懼既快臣民之極憤宜布雷雨之覃恩云云於  
戲誅賊亂而杜禍萌豈予得已宣德音而導喜氣自  
今維新

大提學李敏叙製

已巳削勳頌教文 肅宗已巳削保社勳

誣獄為一世之冤已洗刑書之枉公論未百年而定  
庸削勳籍之名肆將十行誣告八域念予嗣位粵在  
冲年先志是承痛禮論之亂統織人盡逐惡黨議之  
罔君錫胄聯親濯龍賦性陰鷲協贊新化迹雖近於  
同寅顧瞻舊朋意實深於逞臆惟其狼貪之逐逐不  
奪不厭是以虎視之眈眈愈往愈甚萬基本以奸

之魁久托肺腑之密當先王問禮之日一意欺天逮  
時烈被罪之辰百計為地背公死黨之習痼次骨怨  
深併力合謀之勢成切齒傍伺招呼貴戚子弟不良  
之輩與之潛圖結納竄悍奸細無賴之流啗以大利  
惟益勳暨師命實是腹心而斗北與朴斌疇非羽翼  
訶察則立身効力經營則光漢獻謀金錢發府庫之  
財厚賂閭宦萋菲成貝錦之織飛語宮闈所以匿影  
而藏蹤實欲投閒而抵隙不幸相門之賤孽交通王  
室之近親謂時機之可乘密遣說客知驕恣之必亂  
故挑邪心始將推命之術若效私誠終做伏甲之言



文苑叢書卷十一  
三十一  
休以竒禍遂發武安不道之說引惹淮南非分之望  
將則必誅固三尺之難違哀此無罪奈一網之橫罹  
斗南之書纒投渭陽之啓繼上臺章斥逐朝著先空  
急書蒼黃鞠獄大起有若禍機迫在于呼吸吹角三  
更紛然鐵騎交馳乎道途環宮十日莫非恐動之凶  
計未免驚疑於一時體府綢繆之謀反作禍崇峽兵  
團束之令亦歸亂階全恩之論蓋為懿親而目以釀  
亂之本親耕之請實欲遵禮而誣以廢后之謀搆捏  
胡至於斯譎張靡不庸極讒言三至慈母之掎終投  
火炎俱焚崑山之玉遂燬先朝顧命之元老并坐收

司山野讀書之儒臣驅入黨與王孫鬻術揚之下行  
路同悲宿將抱杜郵之冤三軍掩泣嗟我忠蓋之冢  
宰亦加搆陷之罪名自褊裨逮至吏胥加束縛施以  
拷掠議處之命雖下一向操持冤呼之聲莫聞益肆  
鍛鍊七處設鞠古未之間百人就囚一無得脫矧乎  
元成之追告有所受之至於宗伯之被刑尤可慘矣  
凶鋒未斂吉頊之密網仍張虺毒潛吹輔國之察事  
四布尚賴清議之間發幸免衆正之畫劉論以國法  
負擢髮難贖之辜築彼盟壇舉曠世罕有之典指水  
為誓辱軟血於銅盤謂天可誣至勒名於鐵券元惡



次第俱斃皇穹若有所知十年重回天道有循環之  
理半夜三歎予心開悔悟之端寶鑑懸空魑魅莫逃  
其形白日回照幽谷為之生春允係忘君負國誣告  
陷人者或流之邊或處以死惟是懷忠抱義含冤殞  
命者或賜之祭或復其官當國是之自明既罷追錄  
逮冤獄之盡雪復削偽勲茲命羊保社功臣等收其  
錄券奪其封爵以慰泉塗之冤少泄國人之怒嗚呼  
可削則削事歸至當念茲在茲予敢少靳追惟當日  
之舉措實致九廟之震驚自慚寡躬之不明奚但凶  
賊之相護人皆欲食其肉天討未加於生前易言勿

用小人炯戒宜垂於日後

大提學  
閱照製

甲戌復勲頌教文

肅宗 甲戌復保社勲

巧言能眩是非終有一定之天理大經必分功罪寧  
容久紊於王章肆復疇封畧叙源委往在己庚之歲  
爰有凶孽之萌始則近戚怙恩覬覦非望終則柄臣  
樹黨陰養邪謀隱然布置之已成凜乎禍變之垂發  
賴我肺腑之碩輔共懷宗社之深憂前後指授之方  
莫不投機懸合左右耳目之屬咸能先事詞知遂剪  
除其逆鬼庸保乂于王室酬勞報德自是有國之恒  
規錫誦賜田蓋將傳後而勿替不幸元勳之繼逝乃



致彼讒之恣行執疑似之跡而初若指稱獄濫逞譎  
 張之計而公然斥為邦誣輸情伏法之徒並歸曲貸  
 之地籍財隨坐之律反施同盟之家惟後來為賊報  
 復之此心即當時背公締結之本態良由寡昧坐受  
 欺蔽孤嫠播遷冤莫雪於泉壤血肉狼藉禍將慘於  
 拊揚王府之藝憲廢墜國人之輿情憤鬱雖丹書鐵  
 券之可毀事績俱存而泰山黃河之未渝誓言尚固  
 故當更張之日深軫悔悟之衷明春秋無將之誅分  
 輕重而瘳惡修鐘鼎不刊之典叙等級而紀功茅土  
 加名仍舊賈於湯沐雲臺畫像宛生面於丹青幽枉

畢伸神人胥快至若凶醜之情節暨夫諸臣之忠勤  
 既有頌軸而詳論茲不疊床而備載於戲天地否而  
 終泰六載于今風雲感而相從九原云邈惜不令復  
 見於嘉會予所以信切於愴懷爰及子孫式推延世  
 之賞與共休戚宜殫許國之誠大提學朴  
泰尚製

丙子討逆頌教文肅宗丙子誅李必渤等

人臣將則必誅况詛本係於不道天網恢而不漏亂  
 逆咸伏於常刑既行虔告之儀茲申激揚之誦言念  
 寡德叨守丕基非不欲振國綱澌人心而未免俗流  
 於壞敗非不欲尊朝廷杜姦宄而不知禍藏於隱微



乃有鬼域之徒敢釀巫蠱之變造桐偶而密置已極  
陰兌偷木牌而潛遺亦甚巧恻圖換朝局計實出於  
陷人壓害儲宮跡同歸於犯上然其事端之掩昧易  
致聞聽之驚疑儒疏初上而獄情未明鞠廳累開而  
罪人斯得心懷怨國謀始於奸孽之遺雖意在希功  
事成於卯育之餘黨藏蹤匿影謂天地之可欺惡積  
罪盈致鬼神之交怒同狐狸而狐搢詎容大慙之逞  
凶若馬鳴而馬應累見諸囚之承款縱然賊魁之抵  
賴固已奸狀之彰明罪乃至此乎世變無所不有孽  
由自作也天道亦云好還晉錮未除樂釐有世濟之

惡漢禁雖濶江充就族滅之誅蓋亂賊何代無之而  
妖惡未有若此已將逆賊泓渤東華等依法正刑云  
云於戲春秋嚴討賊之義周禮謹糾慝之刑王法斯  
行已見歸怒於鈇鉞輿情少洩寧無志喜於絲綸俾  
爾典聽之民知予率籲之意大提學崔錫鼎製  
辛巳討逆頌教文肅宗辛巳誅業同等  
妖孽潛逞敢干貳極之尊王誅快行聿正三尺之典  
既明告於太廟茲誕諭於多方常喜主鬯之重允屬  
元良每見近頤之情普同民庶思絕讒賊之交亂不  
悟禍機之隱藏乃有鬼域之徒遽釀巫蠱之變造偶



像而埋私墓欲將何為書誕甲而帶長鎧所不忍見  
至於竊牌而滅跡將以移禍而陷人本為搆害朝紳  
之圖遂作詛歷春宮之術心懷怨國謀始奸孽之遺  
雖意在希功事成卯育之餘黨藏蹤匿影謂天地之  
可欺惡積罪盈宜鬼神之交怒予既無愛於重購人  
果上言其微端鞠廳既罷而復開詎國論之終拒罪  
人幾失而斯得固天網之難逃雖巨魁徑斃於訊刑  
既皆狼藉而盡露願凶徒悉輸於情節夫豈掩昧而  
不明蛇舌集音即爰書而莫掩妖腰亂頌伏常刑而  
無辭蓋亂賊何代無之而奸逆未有若此已將逆賊

燦國憲時梳東樑斗方鶴仙等依法正刑云云於戲  
春秋嚴於討賊周禮謹其糾奸輿情少伸已見飾怒  
於鈇鉞邦基永固寧無志喜於絲綸

大提學  
李奮製



文苑黼黻卷之十一

文苑黼黻卷之十一

文苑黼黻卷之十二目錄

頌教文十五

討逆  
削勳

乙巳削勳頌教文

戊申討逆頌教文

庚戌討逆頌教文

乙亥討逆頌教文二

丙子討逆頌教文

丙申討逆頌教文

丁酉討逆頌教文

戊戌討逆頌教文

文苑黼黻卷之十二目錄



文苑補遺 卷十二

癸卯討逆頒教文

乙巳討逆頒教文

丙午討逆頒教文

頒教文十六 慰諭

監撫慰諭將士文

犒饋舟師頒教文

還都頒教文

慰諭頒教文

還都頒教文

慰諭頒教文

昭顯世子回駕後頒教文

文苑補遺 卷十二 目錄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文苑補遺卷之十二

頌教文十五

討逆  
削勳

乙巳削勳頌教文

英宗乙巳

嗚呼向年之事尚復忍言之哉奸兇堵立謀計僭巧  
構成大獄草薙士類苟求其心之所抵極蓋不但止  
於是而已至今思之寢夢猶驚今當維新之日公議  
幸已快伸茲將前後事端洞泝源委以布諭于有衆  
其尚明聽之無譁洪惟我肅宗大王仁明剛大天命  
自度其於斯文之事倫義之重尤兢兢致意肆辛巳  
丙申兩處分至正至嚴可以建天地而不恃矣而惟



彼兇黨之心與此背戾固已有素則安得無怵畏疑  
賊之意耶蓄憾積怨思欲一逞而未有會也先王初  
年儲位見虛人心靡依付托無所深惟宗社之重爰  
策眇末之身奸黨乘此時肆其凶圖冒嫌之言為其  
張本疑惑之說繼又危動與夫夜半叩閤北門潛入  
之事其意至凶其計至密至於天無二日之語陰移  
天位之云尤極慘毒有不忍見率之逆鏡驅率六賊  
倡上山疏作前茅於外妖儉以鏡爪翼陰幹密機為  
蠱蠱於內表裏煽煽逼頃刻幸賴先大王友悌篤  
至不得逞志儉旋就戮自是之後凶逆之儔大生疑

慟為計日深遂乃唆喉虎賊亟上變書書中誣及予  
身語極陰慝旨意所注路人亦知且其上變不先不  
後必於使价竣還之翌日則渠輩肝腑於此益復呈  
露難掩矣獄事才起庭鞠有命則慮其奸情之易透  
汲汲求對移鞠於本府操縱伸縮惟意所欲而又請  
勿問勿書置予以黷黷之中仍復鞫出三手之說所  
謂三手一則劔一則藥一則乘喪矯旨也劔則不過  
折溢之常刃謂之匕首萬不近似藥則其謂買之者  
姓字違反用之者日月錯盤至於矯旨云者以出森  
為忠兵作一開換而代授者又擬出外則其言自歸



破綻又做宮城扈衛之說作一肯綮而其謂同議之  
大臣實已出疆有月則搆虛捏無之狀於此益自彰  
著彼輩所指以為逆者輒稱三手而惟此三事率皆  
無所著落其稱承教者又多強押於死後自古以來  
亂獄何限而豈有如許虛罔之獄事乎嗚呼四大臣  
以先朝舊德不顧一身之死生惟務徇國而盡忠臨  
危定策丹衷炳然此可與伏節死義者比論至若枉  
罹慘酷秉志不變者亦皆貞亮忠純之臣而備加淫  
刑次第殄戮天下寧有是耶尤可痛者稱以討逆至  
錄虎賁於勳籍強要千乘之算乃與賤隸同軟盟盤

之血侮弄君父矯誣上穹畧無所顧憚至於逆鏡所  
撰文字中鍾巫蹠血等語愈益凶慘悖逆絕理窮凶  
極惡胡至於此蓋其設心造意實在於捏成罔測之  
案盡殺保護諸臣因以作上浸之階以快售其原初  
陰計而乃若門生國老之喻其意指恃慢尤非臣子  
所敢道者嗚呼大舜處畎畝之中有成邑成郝之效  
孚應之不惑有如是夫而顧予平日素葺自修之工  
德不足見孚誠未能有格以致狼心未悔蛇舌愈閃  
終底於忠賢駢命國脉斷盡剪焉有傾覆之勢予身  
亦在朝夕危懼之境向微我祖宗默佑於上先大王



至仁盛德有以全安而扶翼之則予安得有今日乎  
原始而論之惟此一種奸兇之輩俱以肅廟大正斯  
文後棄斥之人百計凌逼於不敢言之地必使社稷  
顛危以洩宿怨故其日夜所經營惟在此耳罪惡之  
貫盈實前史所未見也嗚呼惟我先大王慈仁愛人  
好生之意藹然於絲綸之間當兩大臣之被極禍也  
既降還收之音間以災咎頻命疏放聖意所在即此  
可見向來禍變雖靡所不有豈以此貽累我聖德也  
肆予追先王遺意既命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顛命趙  
泰采李健命之寃復其官爵賜以美謚李晚成洪啓

迪金雲澤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慈白時  
考李尚醮金時泰等還其職牒超贈爵秩逆賊金一  
鏡睦虎龍等並依法正刑李師尚姑從末減之律叅  
酌處絞革罷扶社功臣收其錄券其餘凶賊或竄或  
黜或因鞠誅討之典雖姑稽於今日順逆之辨庶少  
慰於神人方當盪廓之餘可無播告之脩咨爾中外  
臣庶咸知予意斥邪佑正永肩乃心以保乂于邦家  
云云於戲伸寃討罪適循天理之公開國承家永絕  
小人之禍

大提學李  
宜顯製

戊申討逆頒教文

英宗戊申討平李麟佐亂



亂賊何代則無未有今茲之凶變陰沴不日乃掃載  
見區宇之清夷肆播用亶之浚音庸飾莫大之新慶  
粵予寡德叨此洪基以常性責人曾不疑乎為逆謂  
淫朋禍國期必臻於同寅然惡種痼廢之猶初抑醜  
類鑑別之難盡名義大案數族之怨詛彌深教文凶  
言一賊之誅討已緩終致群不逞之合締敢乘久無  
兵之時機一有跌蹉幾乎顛覆興言及此痛心奈何  
逆賊麟佐熊輔暨觀孝義徵弘勸之至親宗道彥良  
之遺孽均鍾厲氣果集音之不悛久蓄陰圖若毀窮  
之反噬弼顯有翼鬼域面貌豺豕心腸郝超為賊温

之賓當時莫察秘跡越椒餒若教之鬼今人蓋無明  
知交結中外無賴之流主張終始不軌之事泰徵思  
晟或藉勳貴而襲爵或由蠢微而發身摠周廬宿衛  
之軍郝知祿山之叛相居代谷精兵之處反啓陳豨  
之凶心維賢希亮地處維何祖烈猶在忘朝廷視遇  
之眷與廢族而通交倚鄉里豪右之權費虫氓而思  
亂雖世變無不有矣在豎子亦何誅焉最是弼夢歷  
事三朝位至二品陰謀秘計之是主恃子有寬逆腸  
兇壯之相閔死友則鏡雖國人皆曰可殺而天地本  
自好生從島置而陸移何負汝叛不天視則地畫惟



怨國心肆皆外盜內應者十魁若其費從附麗則千  
數醞釀蓋久實備於賊臣不道之辭排布轉深多出  
於衆人伏法之裔茲乃賢做窮凶極惡之說馴作亂  
階翼為雄倡雌和之徒稱謂謀主潛偷火藥誣謀反  
諉於燒灰各出家丁凶圖至議於夜發原其首尾之  
相應實是覆載之難容於是觀孝匿形藏蹤攘臂稱  
首詬天罔極貫鏡賢而同根視國如無嗾翼順而揭  
榜鬼神昭布汝持此而安歸綱常未頽人皆憤而欲  
食推戴自有指目將欲何為約束已定日期吁亦巨  
測光遠是仗箴轂下之羌胡人燁亦從資賊中之貨

物噫彼徵賊忍負國恩訓將窠自代之云罔非覬覦  
之意元龍台相字之語益見綢繆之形此特資藉其  
將兵若夫指揮則在晟居賊適用倭之地托勤王而  
伺機襲逆堅服胡之謀擬劫衆而稱亂爪牙則樞燬  
為用聲息則和胤與通策之以火攻都門教之以兵  
連海陸事未發而急變先上獄才成而警報俄傳麟  
熊及亮果竊發於上黨城中又嘯聚於頭流山裏淪  
陷我郡邑城守陰賊我節鎮帥臣蓋或先或後分據  
湖嶺而偽稱元帥以凶關凶撤下為欺誑而上肆悖  
誣靡然極微之翰誠痛矣宗元之屈膝事既姦急毒



鋒遂及於左畿勢甚鷓張叛氣滋熾於南服顯乃稱  
兵於下邑夢亦脫身於囚山直犯完府高城半夜馳  
至自稱銀臺長席白日恣行四路之寇賊並興古有  
是否百年之世族多叛予實痛焉繹騷殆空於里閭  
安危實迫於呼吸幸我夏卿之自請遂致天討之用  
張三軍引券舉懷必死之志群盜奪魄長驅無戰之  
師安竹之捷音繼騰昌陝之賊陣自潰巨首悉歸於  
斬獲逋逃莫漏於捕追振旅鳴鏡一卒無不備之歎  
臨門受馘萬民有爭覩之歡至若韜之諸囚並伏  
肆市之常典先事而剪其戎莽惟大老其忠一舉而

蕩其狐叢繫上將之力已將逆賊麟佐熊輔希亮觀  
孝弼夢弼顯思晟泰徵維賢有翼崇坤崇大河志仁  
先遠德裕樞文著培順觀益觀宗元涵敬瑞鳳瑞麟  
錦世弘儉晚致胤祖煥師寬煇世能世樞等俱凌遲  
處死籍沒緣坐人燁擢減等處絞弘觀玉成溢日佐  
等只誅其身逆賊一鏡亦追正大逆律訖干戈之從  
事久濶不幸及茲鈇鉞之飾威無前豈予所樂重念  
黎庶之失業彌覺寢飯之靡甘然而憤泄神人實賴  
宗社之洪福歡均動息寧斬沛澤之同宣惟前後絲  
綸之領予方懋於置腹雖註誤反側之類爾豈悼於



羊心云云於戲靜言思之厥有由矣嗟蠻觸之互鬪  
致國危亡倘戈戟之重尋非我臣子敷心腹而詠告  
庶乾坤之一新

大提學  
尹淳製

庚戌討逆頌教文

英宗庚戌蘇瑛等

駭機屢發於肘腋邦憤深惡種痛除其根株天討  
斯舉爰揚大誦詔告多方念予寡昧之資值茲艱虞  
之會往歲治逆尚多置而勿問之人平日敦宗每示  
愛欲其生之意德不足以孚下未聞惡鴟之變音明  
不足以燭奸率多巨魚之漏網肆兇醜孽芽之潛長  
致國勢綴旒之幾危逆賊埃圻唐申逆宗之從孫已

已山孽之自出謂尚係於屬籍視遇頗隆願不戒於  
前車怨毒深切結聯廢族畜禍心而伺機鼓煽凶徒  
視竒貨而屬意故亂逆繼起於三載而根柢實在於  
二兇埃則殺妻而絕漏洩之蹊謀畫甚秘散銀而通  
貨賄之路締結者深惟其犯上之謀潛滋蓋亦自中  
之望有屬圻則最賢子明有所指真推戴非僞其誰  
出涕搥胸始也棄棄之不滅同情濟惡終焉逆節之  
深彰兄弟之罪惡惟均前後之詞證俱備吁亦痛矣  
焉所逃乎思孝性本姦貪世濟妖惡原營貨貨固已  
崩助逆之心完府阻書偶未售迎賊之計肆從末滅



文苑叢書卷十三  
八  
久靳臺言尚貸芥膏薄施關外之竄自同俎肉力求  
死中之生其子道隆兇狡有俘包藏蓋久謂罪廢可  
以計脫謂富貴可以力圖遂以無所不至之心恣為  
窮凶極惡之事幕裨托心腹之契與之同誓門生懷  
卵翼之恩亦為效死媒臣貞而通怨國之妖婢倩彬  
賊而結黠府之兇閹鬼魅肆行清禁之環衛足恃金  
錢爛用閭巷之奸細皆歸果售埋盡置毒之凶致有  
戊申仲冬之變興言及此痛心如何禍我宗祊斯已  
甚矣及茲襁褓禍亦慘焉允其射天之陰圖至於放  
火而益密毒斃之尸再檢將有畢露之形內藏之藥

潜偷欲試罔測之計移建國都之說已極妖邪弑殺  
搢紳之謀亦甚兇惡蓋其心不奪不厭故為計愈往  
愈深往者湖嶺間用兵猶為有形之寇顧茲宮掖中  
逞毒實是無跡可尋倘詞捕或失於毫釐而傾危將  
迫於呼吸幸賴神人之助順遂見凶逆之就擒鞠獄  
復張首尾情節之盡暴醜類悉剪宗廟社稷之再安  
已將逆賊埃圻處絞思孝道隆必雄順正再昌道昌  
等處置正法春秋之王法大行始快眾憤聖祖之支  
屬同殪有憾予心當綸綍誕頌之辰縱不樂於受賀  
溲雷雨芴流之澤庶與物而均歡云云於戲靜言思



之厥有由矣貸思孝之死而道隆之惡罔後置成衍  
之獄而坡圻之計益肆務從寬大或謂反側之心可  
安徒長奸兇果知集獍之性難化苟當時處置之皆  
得豈今日禍難之荐臻若欲推本而言罔非為黨之  
害同室尋戰所以仇怨之轉深洎流滔天馴致反逆  
之迭起豈徒寡躬之可戒亦宜群臣之交修

製

宋成明

乙亥討逆領教文

英宗乙亥誅尹志等

嚴聖筆於春秋深誅亂賊之罪昭王綱於日月大舉  
懲討之章茲庸十行之激宣俾為八方之咸聽以予

寡德承此洪基謂治道之本仁故多包容之政雖醜  
類之難化不用卞別之規荐經變亂之餘尚軫感服  
之道恩澤有過雨露勝霜雪之威懲畏無因集獍兼  
蜂蠆之毒逆賊志以就商為父以先哲為男傳凶悖  
不軌之圖負履載難容之罪心常蓄怨久懷射天之  
謀頭猶戴頭更忘出海之澤誘遐方無賴之類托契  
深交締逆孽不逞之徒同惡相濟先行掛書之變要  
為惑衆之階播兵戈危疑之言自作騷屑俟村閭離  
散之日將欲費從禁庭訊問之辰秘跡既綻勝國句  
語之誦凶壯愈彰續新東鼎等躋崇班而畫麒麟何



苦反也。歷重閩而將龍虎，有不足乎。惟其腸肚之互連，所以謀為之相合如是，而應乎外如是，而應乎內。欲除干城某也，則起於北某也；則起於南，將犯京闕。僭衣隱置，殆近逆。拊之暗藏，御路潛由。寔同賊遠之闖入，筵席肆恃。譎之語二心，已萌。侍衛露懼之情，萬目難掩。尚白柱天，迄之于浩之子。生於斯，長於斯。主張陰圖如輔車之互倚，顧惜元惡有編錄之相傳。長記短續之往來，難諱其跡。凶書恃說之藏弃，是誠何心。况其誘盜偷械之謀，莫非稱兵搆亂之意。幾人結黨，鼎夏吐舉事之辭。暗地移籠，國薰決効死之志。

至於赫初之術術視守憲而有加，乃若景勳之知情與孝植而無異。浚沆同罪，而沆復有冒犯之言。世時一般，而時尤著。狡隱之跡，其餘種種干連之輩，未暇一一計數。而論惟逆變既熄，而復生。古有是否，顧諸賊忘恩，而背德。予尤痛焉。藉使凶醜並興，何難王師之勦滅。然幸端緒先發，以致陰謀之沮消。蓋因供綻露無餘，而奸徒次第就捕。若夫夏徵甘作妖，志之密友每事與謀，忍為凶時之姻親。其心可見，謂賊鏡以有臣節。他何言哉。夢逆商而加台稱，其亦肆矣。蓋嘗因此而推彼，亦復由始而知終。是乃為枝葉流流百



怪疊出其本則辛壬申戌一串貫來若無耆輝等諸  
凶倡於前而醞釀豈使維翼輩餘黨至于今而恣橫  
據窩窟而布腹心何異儒夢尚誼自劉疏而為兵刃  
無非亮晟熊麟荷皇兄睿聖之恩今日得有思曩時  
經過之境往牒所無肆前後論請之亟從亦上下告  
布之已訖至如明彥世良益寬浩夏宅投章均干紀  
之罪路人亦知其凶心造船蓄由海之謀撫使已發  
其姦狀筐裏有尊賊之語何縱恃之至斯衣間置圖  
生之書果巧惡之如彼畜瀆之悖慝自露首尾相連  
秘縲之妖邪亦彰脉絡可覩宜從諸臣之請并行追

施之規逆賊秦考等頃已宣布者外將逆賊續新孝  
植國薰柱天景勳赫初昂夏夏徵并依法正刑志尚  
白東昂沆雖杖斃亦施逆律餘方鞠訊明彥世良益  
寬浩夏宅畜瀆秘縲又并追施逆律亂頌妖腰減就  
鉄礮奸崩逆節永絕階梯天地之大德曰生寧有殺  
戮之意聖人之大寶曰位要揭君臣之倫典憲肅嚴  
愚氓識綱常之重乾坤清朗昏夜返晴晝之明世道  
可以底平人心庶皆歸正數千里含生之類孰不欣  
然億萬年無疆之圖其在是矣神人憤洩實是邦家  
之洪休宗社慶閔寧霈澤之普施云云於戲威既



順理恩亦非私陰陽慘舒自有生殺之道逆順禍福

詎忽從違之方

藝文提學  
趙明履製

乙亥討逆頌教文

英宗乙亥誅沈鼎村等

法網高懸既明義理之本亂逆疊出更舉懲討之章  
一串相連三告用播予自臨御之後每以寬大為先  
體乾坤生物之仁姑貸集獍之黨秉春秋討賊之義  
終行鯨鯢之誅常刑夫施佇者翳氛之清廓凶圖益  
肆復有醜類之跳踉逆賊鼎衍惠道成或為鏡志之  
至親或為成益之同產締黨搆亂竊特數三人與同  
匿名投書此又千萬古未有恣為凶獍不道之說是

可忍歟欲除勲戚可仗之臣吁亦憮矣搜錄露絕恃  
之罪曷堪痛骨而驚心伺時蓄固測之謀有浮稱兵  
而犯闕夢協夢相鳳麟甘作衍惠之密友忍踵熊麟  
之逆圖猾計潛懷睨雄府器械之利群醜廣募處深  
山巖谷之間置首將副將之名排布甚密并小邑大  
邑之衆揣摩已深酒肉淋漓犒餉之跡畢露雄雌唱  
和綢繆之形斯彰蓋與志微續鼎之徒腸肚相貫故  
其謀議指畫之際脉絡互通至於白采之秘蹤本是  
巨魁之餘孽居近郊而出沒是誠何心附劇賊而追  
隨莫掩其跡若夫妖迷之作用其亦凶疏之派流蔑



王法而護逆臣敢解既抹之墨藉偽勳而書版籍暗  
存已削之官千怪百變之迭生古有是否民藝物則  
之猶晦予實痛焉書不能盡言不能窮一紙難悉人  
所必誅神所必殛三尺焉逃其餘種種干連未暇一  
一計數已將逆賊惠道成夢協夢相及耀白耀采聖  
述並依法正刑奸情逆節莫得遁藏亂頌妖腰咸伏  
典憲人心庶皆知懼世道可以底平危機旋安實荷  
天地祖宗之默佑洪休滋至可知國家運祚之永隆  
云云於戲治懋鼎新俗期革舊風兩霜露之皆教自  
有慘舒之宜神祇日月之昭臨詎昧逆順之別

藝文  
提學

趙明  
履製

丙子討逆頌教文

英宗丙子誅沈來復等

嗚呼邦運多艱亂逆肆行辛丑之考輝一轉而為壬  
寅之鏡虎再轉而為戊申之麟亮維夢三轉而為乙  
亥之志徵雲錐賴上天默佑祖宗陰隲前後逆賊咸  
伏王章至闡義昭鑑成而義理大明如日中天雖在  
輿僮婦孺莫不曉然洞悉誰謂耆輝等之遺種不悛  
集音潛懷凶圖又有今日之鞠神人之憤尚復何言  
何幸端緒畢露諸賊就戮茲當親臨南門序立百官  
快正典刑之餘浚發明旨誕告爾中外大小臣僚章

文苑補遺

卷十二

頌教文

十四



甫其尚明聽嗚呼今此獄情實由來復而發蓋來復  
以乙亥萬古所無凶賊鼎行之後子緣坐投配於耽  
羅與諸凶遺孽打成一片綢繆陰謀窮凶叵測頃於  
訊鞫之際一一納款所告諸凶之中最頑狡大包藏  
者即七賊曰榮得泰考之孫也曰東渾鳳輝之孫也  
曰得明聖時之孫也曰翼佐巨源之孫也曰褒詹之  
孫也曰維益寬之孫也曰能孝真儒之從孫興孝之  
弟也至於惠之弟任戀夢鼎一鏡之侄濟海運海天  
永之侄正觀亦皆附麗於七賊同在海島綢繆相從  
其所以聚首而密謀仰視而俯畫者無非怨國之言

逞凶之圖尤可痛者榮得東渾乃敢分疏控其祖之  
凶劄逆疏謂有何罪仇視於昭鑑之洞辨義理互相  
非斥榮得能孝之暗地酬酢至凶且憚有不忍聞此  
固辛丑以來諸凶之陰肚逆腸一串貫來者嗚呼尚  
忍言哉得明翼佐褒詹之徒戀夢濟運正觀之類其  
所揣摩團聚如蛇蚓之糾結者透露無餘至若昌翼  
彥杓則志之姻親血黨陽祚則明祚之弟亦皆情節  
難掩亟就顯戮天理之不可誣者如此矣予尤有所  
痛惋者來復與七賊潛謀乘夜訪壩旨意陰慘殆若  
德鼎之密探坦意予以念昔之意雖斬執法之請而



敬脩以曾任大靜者與榮得為友瘡換其糧而助食  
囑縣吏而欲隱若非德昭何以知此究其心有浮於  
榮得所惜者不盡承款不能快施當律也嗚呼予嘗  
以涵育覆燾為心底幾使集境革革心而醜類惡種  
猶復接跡而起上天至仁而沴氣所鍾乃至於是寧  
不痛心前有逆畜今有賊復可見乾道之昭昭天網  
之恢恢照魔高懸魑魅何逃昭鑑之作蓋欲明天理  
泐人心將見凶醜屏跡鬼域遁形而奈之何妖腰亂  
頌又輒干紀一至此我所可幸者一允來復之啓而  
凶逆之情狀一皆呈露此非予也即彼蒼也自此而

集境餘種亦當快滌心腸忠良將有所恃奸凶將有  
所畏海東之國是因此尤嚴昭鑑之義理又蓋光明  
矣咨我中外大小臣僚章甫明聽予言其各自勉同  
寅協恭輔我邦家

洪啓禧製官  
藝文提學

丙申討逆頌教文

當寧丙申誅洪麟漢等

嗚呼天未欲祚我家邦何亂賊凶逆迭興疊出如是  
極也莽操懿溫猶云異代即以我朝之權凶集而觀  
之始以保護為名似乎安老必欲戮殺善類同乎象  
貞末乃讎視國本謀危宗社則有浮於辛壬之耆輝  
若其肆發凶言詬罵天日則殆甚於甲乙之雲海噫



三才譜卷之二  
十  
嘻痛矣可勝誅哉今幸情跡畢露誅討克舉其將為  
懲艾轉後之一大機會也茲大誥之誕宣尚明聽之  
無譁嗚呼惟我英宗大王命予為嗣養德春宮垂二  
十年主鬯之重三宗攸托延頸之望八域同然何待  
乎外戚之保護而始安其位哉願乃欲藉予為重張  
皇權勢咆哮一世廣植黨與凡有不附於己者輒自  
之為不利譸張浮言煽惑予聽予自漢昭之年已察  
其奸狀況其所欲圖者變亂先朝之義理而予則固  
守所欲為者魚肉一邊之士流而予不肯從於是乎  
深懷怨懟恣行危逼熏天氣勢直與予爭嗾其親黨

各售凶謀改頭換面表裏交煽麟譖之大肆跋扈而  
終以恒烈之妖惡德師之倡為怪鬼而終致應元之  
誣辱究厥所自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麟漢素稟集  
性加以狼貪兄弟迭居權要無異王鳳之王音門庭  
直尋戈戟有甚元老之元衡厚譙則自來天生妖物  
乃是國之蠱賊恃儀親之勢驚權朝廷濟其母之惡  
流毒世道兩賊連腸接肚打成一團近自誓御僕侍  
遍至掖屬宮隸悉布渠之耳目潛伺儲君之動靜是  
蓋以彌遠之凶心欲濟王我也駭機迫在拉呼吸戒  
心不安於寢食國勢之岌葉予躬之孤危一宮僚外



孰有知者時則聖候沉綿萬機倦勤代聽之議已決  
於宮闈之內雖在予小子惟當體念大義以分勞為  
孝矧乎群下之出入見聞者孰不憂悶思所以對揚  
明命而彼兩賊佯若不知百計敲撼做出無根之言  
以倡宣於外陰懷叵測之意以煽動於內愚矣予誘  
費予無所不至謙則投間抵隙以沮大策而不得麟  
乃肆然仰對於前席曰東宮不必知老論少論不必  
知吏判兵判又何必知國事矣迨至成命既下承宣  
欲書則輒敢揮手止之竟至於格而不行噫老論少  
論色目之大分子其可不知吏判兵判銓衡之重任

予其可不知至於國事當其時也予不知誰當知之  
在昔孝廟戊戌先正臣宋時烈直請東宮叅決又移  
書時相勸使贊成此時孝廟寶籌鼎盛而顯廟在東  
宮春秋當十八矣然而先正之言猶汲汲如不及誠  
以宗社至計不可不早矣今我聖祖以大耄之齡久  
在靜攝之中而予又不在冲年則攝摠國政以代聖  
勞豈非名正而理順也者乎渠獨何心必欲阻撓惟  
恐其或成耶此無他渠之於予探試有素知予之必  
不徇其意而從其所為故也是可忍也耶乃者重臣  
之疏出而辭意嚴正聽政之命下而朝著清明渠輩



自知謀不可合罪不可逭而急嗾翔雲投呈凶疏露  
出温室樹三字然後欲夤緣密達之天聰以為一  
經鈞問則宮僚可除宮僚除則聽政可翻聽政翻則  
儲位可危暗地排布吁亦巧矣何幸天不為渠輩謀  
禍竟不作及夫雲賊弄鞫真賊畢露明若觀火其所  
指使者豈特麟謙兩賊而已哉翔雲之轍既覆亦可  
以少懲而若淵之章繼發於即作之後發謀設心寔  
一翔雲而歸麟謙於國邊以討逆為迎合指秦淵為  
忠赤至貽書而稱寃者尤萬萬駭憤因此而庭鞫連  
設凶黨悉現商輅善海俱以逆家之切姻乃不滿於

重臣之疏或謂之下語陰慘或謂之機閥陰秘趾海  
以麟漢之門生受厚謙之參饋卜相之計將欲何為  
宗厦之說誰與酬酢若相簡恒烈性本奸毒態又妖  
媚締結兩賊無謀不通出入書筵無言不傳增演附  
蓋賄動流播其曰科榜起獄其曰代點用意云者皆  
出於眼無貳極搆誣罔測者而終至於挑發禍機陰  
圖翻局非特此也勸予除不利之徒陷人以大止要  
予行已已之事而密議於直中傳說於其家惟此二  
事是豈為人臣而萌於心發於口者哉此為渠之斷  
案萬戮猶輕者也續海與其兄其姪而稔凶敬恭暨



乃父乃叔而同惡言之長也更何多誥至於養厚泰  
淵向於聽政之初姑施薄竄而綢繆於麟謙之間聯  
翩於恒簡之際奸謀秘計無不符同陰圖逆節恣其  
釀成實亦萬目所覩十手所指大抵此獄顛末翔雲  
恒簡養淵不過為嚆矢爪牙而麟謙兩賊乃其窩窟  
根柢然窩窟之中又有窩窟根柢之上又生根柢予  
雖不言人孰不知已將麟謙等皆賜死翔雲恒烈相  
簡善海商輅等或誅或斃其餘并投遠惡地親製綸  
音昭示八方凡為我海東臣庶尚幸不迷於逆順之  
分無復有訛誤之聽矣乃若壬午之事嗚呼先大王

當日處分如天地所作為不可復以言語論也為嗣  
王者唯當遵而守之置不忍言肆予聽政後陳章登  
極日傳教可見予至心至情今日此而於予者有或  
復提此事欲售翻案此不但為先朝之逆即於景慕  
宮為逆亦於予為逆矣不意賊臣德師即投凶疏而  
一和翰申接迹而起顛倒眩幻罔有紀極予心驚痛  
更加嚴鞠情節盡露速連亦多載翰之造謀狼藉昭  
不可掩載興之知情和應無復可疑相老之向國凶  
言思之痛心東讓之同席叅聽罪其可贖妖腰亂頌  
既皆就誅豺心狼腸宜各知戢而又有應元者本以



凶醜之徒投進覬覦之章造辭罔極一繼於德和之  
為誣逼先朝指斥乘輿此殆萬古之所無是皆由予  
遭時之孔艱而誰謂先王之仙寢未冷寡人之黼座  
未煖而遽聞此絕恃無倫之言哉直使予中心怛怛  
無樂乎千乘也蓋其疏雖出於其父道賢之手然首  
尾委折有非鄉曲傳聞所可得以此知者而今乃歷歷  
指陳有若目覩者然豈一道賢之所能辦者哉况  
其凶疏本草畢露於帳殿貫通情迹難逃於抹改允  
此凶論蓋有所本醞釀既深蓄伺已久終不覺悟咫  
尺費持無所不有則德師應元特為支流餘葉冥冥

之中又安知有幾德師應元者哉言念及此凜然寒  
心姑以刑期無刑之意前戮德師諸賊後誅應元父  
予以懲無識醜類之為人募贖者嗚呼諸般之惡逆  
既治一國之是非大定從今以後革舊圖新斥邪扶  
正五刑用討庶不墜於倫常一心永肩期同休於家

國藝文提學  
鄭履煖製

丁酉討逆頒教文 雷守丁酉誅龍輝等

惟予否德叨承丕基粵自新服以來無一德化及民  
徒見誅罰荐行嗚呼是豈予心之所欲哉莫嚴者天  
討所重者宗社予一人曷敢以己意參焉哉嗚呼國



家不幸遭時孔艱亂本起自戚里賊黨殆遍世臣以至今茲逆變極往牒所無之凶幸賴皇天祖宗之默佑半夜宮城手脚既敗十日帳殿頭腦自絕罪人斯得王章已舉茲當維新之會詎忽懲愆之圖肆大誥之誕宣尚明聽而無譁嗚呼戚里之禍念之心寒倡邪論幻義理要脅予冲年者此輩也做蜚語賄聽聞黜黜予潛德者此輩也伺動靜投機會搖撼予儲位者此輩也成命屢降而乃敢肆胸臆以遏代聽者亦此輩也大策既定而必欲剪羽翼以階翻覆者亦此輩也蓋自邪論不得售而蜚語作仍之以表裏作逆

於代聽之前後噫嘻當厚譙挾其母而煽妖麟漢席乃兄而逞凶也國之不亡者幸耳倘非先大王止慈之德天地以覆載之日月以照燭之予一人其得有今日乎逮予嗣服懲討畧行而予惟天心好生不忍殄滅無遺廷黨歸之費從根柢置之疑似薄施流寬等輕典務令反側子自安且謂人各有人心庶幾感激有道布綸以曉之纂書以明之者皆所以為此輩開生路而獨奈何鴉音未悛狼心益急申諭之莫我聞寬宥之不我德自分窮寇抵死角勝於是乎七月二十八日之變作矣興文之七劍龍輝之鐵鞭深夜



文苑補遺 卷十一  
大內縱橫殿薨又伏五十壯士於闕下以觀成敗者  
皆相範之所募也或翻瓦而覘機或散錢而賄蹤倂  
作鴟鵂潛竄草莽其為計亦狡矣而甫逾一旬敢圖  
再舉方其越宮墻之際乃為坐更卒所獲儘乎天不  
可誣鬼所共誅也暗導路徑則有月惠繼昌之和應  
潛伺肘腋則有世福壽大之排布此外掖屬宮女之  
鬪通厥醜雖夥門客廝隸之干連何足歷數孝任則  
相範之母述海之妻與其妾介連指揮奴婢締結賊  
巫圖像結災寫符埋蠱敢為暗地射天之圖而遂及  
於安危與共之一介臣噫謂君可仇以及於臣為予

臣者不亦難乎啓能則又與信履吉格弘燮澤遂輩  
肆為太甲桐宮癸亥反正之說而推戴有屬除擬且  
定弘燮澤遂本以恒麟之至親久作啓能之門徒連  
結腸肚予非不知偃息城闔於渠亦幸而自知不容  
於世乃反甘心於逆嗚呼為人臣子戴天履地是尚  
可以萌於心發諸口乎合三塗而共一逆集千古而  
無遺惡吁亦凶矣嗚呼予於此又有所不忍者周公  
鷓鴣之詩取于毀屋之喻千載之下讀之尚有餘悲  
豈意予身當其事噫積之蒙駭何所知識而有國之  
三尺至嚴守闕之萬口難遏以予孤露之生莫伸親



愛之私嗚呼如無諸賊之藉口夫豈使予而至此大  
抵斯獄首從罔非賊門之所卯背而範吉格趾迷續  
諸賊直是一門集穉種子自相簡既誅之後罔念曲  
貸之恩反懷讎視之心陰圖遠通於闕海反謀至及  
於婦女嘻嘻古有是否彼啓能者名為讀書早竊虛  
譽其本一天地間戾氣所鍾也其貪淫縱恣行若踰  
蹈之實世有公議予不欲詳而向在逆順有立之日  
凶徒之設計圖事者必欲得盜儒名而聚徒黨鼓倡  
奸言文飾義理以誑惑一世搖動人心然後始為其  
所欲為則啓能乃以山林標踰匍匐歸身連衡群凶

日以其姓名聞於宮禁左右予幸辨之於早不墮其  
術中而追崇大止之論沮格翻覆之計罔不出於抵  
掌揚眉之緒餘及其計謀大謬徒黨一敗所恃以為  
窩窟者次第披露則積懷疑懼窮無所歸以平日陰  
賊之性挾失志怨懟之心遂與廢孽餘醜倡為推戴  
篡奪之謀此不但吉澤諸賊之招如出一口渠供中  
速出斬之云者隱然用殺身殉節者之語法也雖  
優為謀逆不少之人何可遽服云者即面弄乘輿之  
嫚辭也信口所發無非逆肚中流出者即此可見也  
至若展開書傳講論太甲文義之供直一結案而未



及正法徑先物故可勝痛哉噫前逆纔平後逆踵出  
謂窟窟之已盪又窟窟之新縱將運有平陂予適丁  
其不幸歟抑亂本未拔所剪止於枝葉歟今當周王  
宅恤之日每用魯侯臨戎之例予實痛心於斯已將  
逆賊興文龍輝相範相吉相格世福甘丁貞伊興祚  
孝任介連述海趾海續海壽大澤遂信德等依律正  
法啓能已承款而徑斃未及正法權使之自盡海根  
宗洙國來峨受采信海履海泰淵等杖斃弘燮亦施  
追奪之律鋤除亂逆既殲神人之憤滌蕩瑕垢寧斬  
霈澤之流云云於戲從今以往逆順益明國是大定

凡厥臣庶尚不迷於向背同我家國期永享於太平

藝文提學  
全鍾秀製

戊戌討逆領教文

當守戊戌誅洪量海言

春秋揭無將之誅大義斯炳虞書著怙縱之典聖人  
豈欺肆當三凶之鋤治爰舉多方之播告嗟向來編  
明義之命即王者期無刑之仁始終脈絡之細論照  
魑魅於禹鼎原續真諺之俱備象布懸於周和反側  
自安予雖施解網之政秉彛同得人孰無寢皮之心  
不料一種倣息之徒敢生二篇漫漶之計逆賊量海  
狐狸面目鬼域肺肝機關包藏久誤湖右之風俗斗

文苑補遺

卷十二

領教文

二十五



文苑叢書 卷之二  
筭乍挾厚欺都下之聽聞矧以禧能之屬親兼作龜  
翼之血黨凡凶國禍家之議靡不主張若詬天罵日  
之疏率皆代草雖當群集覆巢之後猶起斷蛇逞毒  
之思輸情伏辜之凶謂以冤枉樹網昭紀之策指為  
倣虛反形已具於籍兵是誠相範之傳神傳法禍機  
潛挑於挾劍汝亦龍輝之無父無君蓋妖孽之書封  
敢曰某氏狂巨賊之簡札抑又何心乃若後翼本以  
狼狽之流且有狐媚之行鄉曲憤武斷之習視國如  
無黨窩懷卵育之恩為賊效死丐疏文而投匭已露  
谷永附莽之奸草供辭而莊筭自知郝超黨桓之罪

至於鍊葭萼小醜締結元凶綢繆四字之凶言叅翼  
爰而不錯約束兩塗之秘計暨量供而相符綱常未  
頽雖聞此而尚痛鬼神苟布欲持是而安歸竟因乾  
道之甚昭遂致逆節之自絕藩鎮封啓始也枝葉之  
離披帳殿訊囚終焉本根之呈露鴉鵠鏡吐畫吐平  
問之時亂頽妖腰急伏常刑之典既洩神人之憤寧  
斬曠蕩之恩云云於戲禍福無不自求各懋乃安分  
之道霜露罔非至教咸囿予廣仁之治大提學徐  
命膺製  
癸卯討逆頌教文當于癸卯討洪國蔡宋德相等  
天地陶甄未化集鏡之性神人憤惋詎緩鯨鯢之誅



文苑叢書 卷十二  
茲當醜類之掃平庸申多方之誕告眇予寡德叨此  
丕基自春邸而艱危飽經噫亦甚矣迄今日而亂逆  
層出寧不痛歎未能察奸而孳頑始忽履霜之戒迺  
見連黨而濟惡馴致滔天之兇逆賊國榮以不奪不  
厭之心逞至妖至憯之計天功自貪於翊戴久居宿  
衛之深嚴壑慾漸肆於饕餮遂至威福之擅矣嚴嵩  
之勢焰薰灼百僚震驚元載之貨賂充盈八方輻輳  
此猶薄物細故實有極惡窮凶逆謀至及於坤闡為  
臣子忍發此說大計敢沮於宗國伊路人亦知其心  
恢江海納污之量予則曲為之地犯春秋無將之罪

渠乃自絕于天若誣上惑衆之言難一二數而凶國  
害家之計殆千萬方結得妖億鬼域之情草給逆相  
兇穉之疏借儒名而作為羽翼可知一串貫來肆筆  
端而露出心腹矣止四字說去朝家之恩寵罕此忍  
能忘乎君臣之分義莫嚴何故叛也德相藉先正之  
遺蔭竊抄選之濫稱棕駝倣托於山林擅麟欺世恩  
禮枉侈於玉帛軒鶴貽譏寘經幄講討之班意或一  
毫有補顧推魯鄙悖之狀其如十目難逃恬然視當  
路豺狼嗟無張網之効冀奈之何為人鷹犬甘作郝  
超之助溫肆致逆節之暗連至有悖說之闖進惟其



促膝而握手幾發潛移之言所以自夏而徂秋轉急  
力遏之計入而登筵則公肆家事之奏出而投匭則  
陰圖國脉之謀噫彼負國而忘先罔非不可違之罪  
凡厥戴天而履地孰無得以誅之心始也風附蠅營  
仍成糾結之勢終焉鴟張豕突倡起凶孽之徒先幾  
決歸可見儒賢若晚之志秉義請討益激廷臣共憤  
之忱雖此輩罪合殄殲而王政務從寬貸任偃息於  
東峽杯酒釋權姑竄配於北閔樞質屈法同巨魚之  
漏網反貽伏莽之憂效困獸之噬人莫遏滿蔓之禍  
醞釀已久蓋兩賊一片之打成排布轉深而千竒百

怪之疊出二樂藉其姪之勢率爛熳而同歸四嫂濟  
乃父之凶以註釋而文煽湖賊猖獗鎮潤輩通章迭  
興海孽跳踉亨集等恃書繼起志完發論於院裏猶  
諉愚迷貞采屬草於謫中抑何心術未遑惡草之拔  
本遂成烈火之燎原敢罵日而詬天至發三次凶疏  
欲稱兵而犯闕又有一種陰謀澤微素畜不道之心  
曾犯罔赦之罪作私錄而泚筆六字之凶言忍聞託  
公車而投章三殿之誣辱叵測結最中而受執手之  
托奚但壁洞之網繆嗾有白而逞換面之謀難掩金  
錢之賂遺書中發笑之句實是商輅之所無帳前稱



我之言抑亦天海之未有泓微臨本饑風毒肆蠱蜂  
捏無構虛全襲逆澤之圈套偉災樂禍一從賊沉之  
指揮中懷無所憚之心爾何為者上逼不敢言之地  
予實痛焉仁邦挾左道而惑群黎奚異張角之煽亂  
募力士而徧諸道政類巨正之聚徒密與湜勦而結  
盟托巢穴於白鶴山下幸有瑞集之上變露蹤臨於  
金甲島中初既輸款於完營迺復吐實於鞠獄運糧  
官前鋒將部署已分都元帥大先生名踊預定指星  
緯而敢倡凶論古無今無掠營邑而擬犯京師從某  
至某京來亂賊渠率劇逆切姻乃敢暨仁邦同心締

黨結類必欲從德相效死認賊為師緹騎之閱月追  
踪如捕風影金吾之即日取供若合符節陰機秘計  
之無不主張寧遠三尺之律地角天涯之互相和應  
便成一團之形籍中之姓名屢更固難測也天上之  
日月高揭焉敢逃乎苟究盤結之凶謀自有流來之  
積漸儒者之虛名惑世實為諸賊宗盟衛所之巨魁  
稔凶又是一層窩窟雄唱雌和邦免人心之動搖壯  
接腸連漸致逆黨之熾盛幸賴皇天之眷佑獲覩宗  
社之真安逆折奸萌措國勢於磐泰廓揮陰沴濟時  
運於艱屯王章未施莫云元惡之偉遠天理不忒并



致鬼誅之先加群醜咸伏於常刑輿情自此少洩餘  
黨悉傳於生路脅從何必深治器遠自干天誅待功  
臣非所薄也希亮用珍厥世在賢祖顧何累焉既無  
關涉於他人寧或疑懼於是日當其波流之漸染實  
多蔓延之憂及夫涇渭之區分寧有株連之患頌綸  
音而播告苦心亶出於躡迷闢緯識之肆行急務莫  
先於重道逆賊國榮德相徑斃澤微以大逆不道結  
案徑斃施以逆律有白以犯上不道結案徑斃泓微  
仁邦京來並凌遲處死天湜下送關西正法沉亨夏  
下送湖南捧結案貞采減死島配燧億最中並減死

島配荐棘訖幸妖孽之夫翦斧鉞飾威喜邦運之鼎  
新朝野均慶陰陽舒慘同歸發育之仁區宇清明爭  
頌寧謐之象爰推曠蕩之典誕垂溥宣之音於戲霜  
雪之威薄施縱愧除惡務本雷雨之澤芴沛庶幾與

物同春

藝文提學  
徐有隣製

乙巳討逆頌教文

當守乙巳誅李璪等

神人久鬱於同天痛亂孽之生種陰沴快掃於不日  
喜凶醜之除根茲循彛章庸播脩告予以寡昧之德  
叨承艱大之基自初服誅麟謙之徒三尺每傳於寬  
貸亦向日治龜榮之黨一念務在於鎮安蓋以欲並

文苑補遺

卷十二

頌教文

三十一



生之苦心冀革舊而從化奈彼群不逞之遺孽恣怨國而讎君懲討肆舉於澤泓特軫大義之昭揭刑政再恢於湖海底幾民志之交孚不意小中華尚禮義之邦乃有極悖亂至凶慘之變嘻其痛矣尚忍言哉逆賊夏村此殆天地開闢以後所無亦豈日月薄蝕之變可此生於乙丑血黨以三賊並稱歲則甲辰廿心與一鏡同死一種莽操之逆節古或有聞百倍雲海之凶言今始窺見千奇萬怪之層出縱云事變無窮九法三綱之尚存胡乃數絕至此方廷議按逆造逆維之例又劇賊生猶子猶父之間斗恭以陽澤之

頌孫濟逆夏之集性當府獄之就繫語傍人若有所懷逮推庭之輸供誦凶書如自其口同情畢露可見兩肚相連後出愈凶奚啻一板如印天下寧有二夏謂常理之固然賊勢並湊一時又何故而反也璪千人指目幾年包藏蓄無君無國之心始也昵附龜柱倡危言危行之說終焉陰護鏡材以見杞而醞釀轉深信推命而排布益急三路舉事謂北賊之先驅一朝封侯筮南方之利往圖據熊亮之舊窟千里程不遠頭流祖述仁京之妖言三分字密書掌上嘯聚崔澤擬將指日興兵肆引稗書乃云替天行道締結中



外無賴之輩主張終始不軌之圖洋海狐狸之精鬼  
域其狀要得靈異之誦故藏蹤於赤石山中托從神  
仙而遊云受名於白圓夢裏鶴奴鶴奴之頻送輒稱  
通神之階梯熊精鹿精之相逢把作惑世之資芥甘  
廢倫而行怪三十歲不娶不家事傳讖而書符千萬  
方以煽以動炯采愚氓誑誘於闕北或以朱理學稱  
名賊魁密通於河東乃曰郝元帥屬望推點星緯而  
六壬自許精通調發倉儲謂萬甲可以立辦惟其記  
夢之恃說尤著不道之真賊衡地本賤流天生妖賊  
紹介璪榮之際至有五營將分排指揮譙洋之徒做

出四先生名號凶札則篇聯續累秘謀則晝揣宵摩  
福榮巨猾樂純之痴兜元惡國榮之從弟而凶國害  
家之計既傳襲於一門若視天劃地之圖卒爛熳於  
諸逆視衡如父執事小子之相稱認洋為神秘記妖  
說之篤信先置百餘架屋子占旺氣於乾岡曰有三  
月間經營證期日於坤帝散萬金而募死士騷屑遍  
及於湖沿敗千包而峙兵糧米直驟踊於嶺市既緣  
腹心之密布漸見爪牙之廣張炯魯換父謂禎誠亦  
叵測道夏變姓曰李何所不為蓋此窮兇極惡之謀  
都是思亂樂禍之輩於是璪營巢穴之地謂之洪監



司家衡寄陰秘之書稱以李進士狀叢石猛虎之事  
政類王則之誣民金剛乙龍之稱何殊張角之造讖  
挾左道而熒惑有似乎牛鬼蛇神做大軸而部分幾  
何不鳩張豕突天涯地角之和應冥止三塗舊孽新  
逆之網繆打成一片合謀自往年伊始舉兵以今春  
為期國勢已奠於泰磐無足憂者駭機若迫於呼吸  
寧不凜然幸有一蔭官忠憤炳幾聿致諸亂賊次第  
就捕兩段事同時入耳可知重臣扶名義之功數旬  
餘隨處殫心亦著元戎衛國家之績事未發而奸萌  
逆折雖人謀之克臧獄纒具而陰圖悉呈實天靈之

攸賴痛斷亂招誣引蓋慮一夫之橫罹折破怪說訛  
言快解四方之滋惑白蓮香岳之踰其豈真有是耶  
紅衣海島之稱彼亦不難下也除獄情干連之類何  
患延及他人闢讖緯荒唐之書莫如崇信吾道逆賊  
夏材前已凌遲處死依違雲例用律斗恭璪洋海并  
凌遲處死炯采軍門集示衡光謙徑斃福榮知情不  
告結案後下送河東府正法炯魯道夏斌死定配訖  
網維是振妖腰亂領之誅鋤區宇旋清瑞日祥雲之  
昭朗麟經揭日輿憤既泄於臣民鴻休自天邦典寧  
斬於滯澤云云於戲永我邦壽期共享於太平瀟爾



民心底不迷於逆順

大提導吳載純製

丙午討逆領教文

當守丙午誅具善復等

賊魁既戮逆底掃蕩之休邦典載稽爰有播告之舉  
 聽予明誥咨爾多方自榮德逞至愾之謀在宗祊貽  
 無窮之慮謂彼稱而結為甥舅實兆潛移之圖呈凶  
 疏而播諸邇遐蓋出胥動之計京外之逆雖殫尚亂  
 本之未除洋琛之獄旋興痛賊勢之孔熾蓋以化龍  
 蛇之至意未忍剝殄之無遺其奈稟集獍之群凶猶  
 自糾結之如舊噫今日不幸近出而寡躬豈可忍聞  
 追先朝置島之恩憧憧乎意在全保藉往年受爵之

蹄駸駸焉計成覬覦昏夜相邀久矣作亂賊之奇貨  
 歲月已積信然伺國家之危機羽翼則元戎之叔侄  
 已成聲勢則奸相之父子互應開密蹊於縱孽勸媾  
 伊德惠果是誰歟輸歡心於厚饋卑辭顧動靜無不  
 與也人則擬管蔡之典法或云然地不啻魯衛之親  
 予胡見此惟閉閣却膳之舉豈得已於過中若追施  
 緩請之論且強副於群下逆賊善復以弈世勲戚之  
 裔掌幾年韜鞬之權爵秩已極於韎韐於汝何負戾  
 氣素鍾於貪鷲惟利是趨知其惡貫罪盈自分危疑  
 之跡雖以志滿意得猶無饜之思乃懷罔測之圖



遂有不軌之計托姻好而綢繆權相國言已騰以將  
任而關通近宗路人所指引女婿而附耳方張密布  
爪牙暨子侄而同心孰能覩破窩窟何幸諺教之誣  
下聿乃廷討之始行大義森嚴賊亦為之褫魄明旨  
洞徹物莫得以遁情噫指日舉事之謀的有段絡暨  
論相談命之跡若合節符不待急書之斯呈爰得叛  
形之已具部曲之廣置中外聞者心懍財貨之遍結  
東西渠又首服百端候隙奚止續鼎之逆腸二字逞  
凶敢售能範之舊手情節莫掩蓋自衛所之察形士  
女爭先快覩葉街之燃臍又是窮天之極罪忍襲逆

夏之凶言舉皆懷食肉寢皮之心何足強沫血飲泣  
之憤明謙於湛即外黨之近在復為同堂之親謂莫  
我人知終始暗地之盤結甘與國背馳爛熳後日之  
經營處腴潤而厚以苞苴畧無顧忌之意引賊叔而  
通其聲息全昧逆順之分况於三道兵將舉之時益  
著諸賊奴內應之驗秩視貳卿嗟國恩亦孔之厚書  
探四柱而身命所質者何然猶前席半夜之言曲垂  
朝家再造之澤集音庶哉謂革心而圖酬狼性難化  
反隨賊而謀變以謙以復之子共濟其凶既蠢且頑  
尚稽賊情之盡吐於法雖坐且待鞠案之斯完宇鎮



賦性妖邪行已狡猾恩榮早占於緋五罔念報剝之圖勢力竊美於家庭敢萌荷杖之計潛成頌功之啓是可忍乎密效助婚之功將何為也迨鞫庭之盤問果隱情之畢彰顧瞻他日之招是何凶悖至此左右群賊之舉亦皆發露無餘作淵藪而云欲微名猶屬細故離近密而謂如脫濕抑獨何心與全家同死同生之言人有親聽矧孽弟如鬼如蜮之狀渠亦無辭斯皆以罪則當誅豈容在法或屈五九月悲冤愈切幾登搢紳間文章一二逆鋤治先行姑從現發者致討逆賊湛追削官爵絕其屬籍細大臣率二品寶啓

而不從率百官庭請而不從政院三司伏閣而不從暨散啣章甫胥徒坊民奔走呼籲而不從至以閉閣者四日却膳者三日荐下不忍聞之教非不知為過中非常之舉而有不暇恤廷臣始乃以減等奉承請施耽羅柎棘而政院繳還三司爭執歷日相持姑未舉行善復凌遲處死明謙遲晚後出付軍門集示以謙字鎮在囚未決誅討只行於大憲實幸紓肘腋之憂逮繫不及於餘人亦軫安反側之意苟非慈旨惻怛樹我將墜之倫綱則何國勢鞏安弭此幾迫之禍亂始也變在呼吸默運塞淵之衷今焉措諸泰磐共



戴巍赫之烈體仁元聖母之德幾勞保護之慈想陟  
降皇祖之心詎緩告布之舉宗社之慶莫大雷雨之  
澤宜施云云於戲大亂才夷群情屬懲創之會舊污  
悉滌新化佇涵育之休

藝文提學  
李命植製

頌教文十六

慰諭

監撫慰諭將士文

直祖壬辰光海在成川時

皇天不吊我家島夷逞蠶蠶之毒列邑有此義士  
王師奮熊貔之威茲播一言誕告有衆念小醜之  
匪茹粵孟夏而來侵舊邦之鷄犬無遺忍見百姓  
塗炭故國之鐘簾不守奈此宗社丘墟鑿與遠狩

於一隅賊鋒遍及於八路龍灣何所垂閱三載沮  
水東流誰抗一葦顧余不類獲叨權署違離奔竄  
之餘隔龍顏於千里收拾散亡之後保漢儀於一  
城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有待願天請援荷皇  
恩之自天舉義勤王見臣節於此日余未堪於多  
難天不釋乎本朝非敢避危而偷安惟思為宗社  
大計常懷復讎而雪耻誓不與賊奴俱生雖往來  
之徒勞亦顛沛而不憚念此一天之共戴恨余無  
地而可容卧薪枕戈豈敢暫懈痛心疾首不如無  
生賴爾軍民之肯從幸自終始而不棄雖實列聖



德澤之所及抑亦爾輩至誠之攸彰惟是喪亂之  
和多致此征伐之益苦違恤我後民生未奠厥居  
不已于行士卒勞于外甲冑生蟻蝨幾抱獨賢  
之悲日夕下牛羊應切曷至之歎况今秋氣之漸  
冽奈此西土之早寒靡所底居誰救凍餒之患何  
以卒歲未辦安吉之資見爾無褐無衣被重錦而  
是愧哀我載飲載渴食夫稻而何安茲命有司暫  
設薄饌擊牛饗士敢忘前史之言投醪飲流竊慕  
古人之事余既推心而置腹爾須為國而捐軀第  
緣事勢之艱危以致調發之搔擾誰無父母難慰

倚閭之望亦有室家久結離鄉之恨事非得已心  
豈樂為嗚呼功必賞罪必徵非敢渝於他日親其

上死其長是所望於爾曹

知製教  
黃慎製

稿饋舟師頌教文

宣祖

稿饋三道舟師

蠻夷猾夏逾十餘年予未堪乎多難海戍防春非一  
二歲爾不違乎啓居何人不矜征夫最苦言念賢勞  
之獨詎無優恤之恩願爾湖嶺三道之軍民實我祖  
宗百年之成聚出入孝悌知親上死長之風從事韜  
鈴勵見危致命之志惟其積養之有素故於緩急而  
不渝氛祲滔天壬辰之長驅慘矣肝腦塗地丁酉字



文苑叢書 卷十一  
三十一  
荐食酷我然皆欲執爰而捍王蓋未聞偷生而迎賊  
爾衆庶不負公忘私而國忘家予一人多慚賦愈煩  
而役愈重生死流離之幾載艱難疾苦之萬端不已  
于行胡轉于恤縱今日寇賊之少退奈邊圉控禦之  
蓋踈戍申之旅已班顧我無可恃之勢要和之使屢  
至知賊稔再寇之兇謀之不臧計將安出獨惟我國  
已試之長技惟在舟師累捷之一能庶可倚而自強  
盍及時而征繕蓋丁列郡遑恤行齋居送之繹騷及  
瓜分番恐貽期逝師老之咨怨堂陞遠於千里孰察  
諸鎮之勤劬鯨波隔於萬重尤軫統營之孤絕想靡

室靡家之苦何安廣廈細氈念載寒載飢之勞有覲  
錦衣玉食興言及此無樂為君矧今分閩帥臣鮮能  
體予至意視如草芥同甘苦共衣食者幾人得其歡  
心猶手足捍頭目之難責投醪之惠不施吮疽之恩  
奚望衽金死綆非得已也剝膚推髓是可忍乎茲遣  
衣繡之臣特撫荷戈之士昔雨雪今楊柳勞不日不  
月之懷廩父母恤妻孥慰陟岵岵之思爰設擊牛  
之餉仍推置腹之心醉酒莫如飽恩非曰是亦足矣  
仁言不及實惠行將有所施焉汝聽無譁予言不食  
於戲遲遲春日期葵獲醜之功赫赫廟庭佇受飲至



之慶勗我無或怠時乎不再來 柳希奮製

還都須教文 宣祖癸巳自永柔還御

天之未喪也既值悔禍於我家予尚何歸乎幸獲旋  
軫於故國肆暢言於一札用誕告於多方自予西遷  
于今幾月三都潰裂始誠出倉卒之虞疋馬飄零初  
豈有朝夕之計風霜寒暑之屢閱險阻艱難之備嘗  
滯龍灣之孤城作龜茲於一隅五廟鐘簾久廢月出  
之衣冠十代園陵未灑寒食之麥飯遺民陷於塗炭  
舊闕淪於腥膻追思亂離之初忍說當時之事眇予  
不辟適茲多難天命人心大可畏焉昧所戒矣高城

深池非不固也委而棄之寔後跋前咎實在我痛心  
疾首悔將曷追惴惴不敢寧戚感靡所騁幸民情之  
思漢抑天意之興唐妖氛遠收賴王師而迅掃邦畿  
再造荷皇恩而言旋鬱鬱久居乎幾切欲東之思遲  
遲吾行也始回自西之轅惟王業不安於偏隅乃今  
日獲返於舊服尋廟貌於灰燼問予遺於瘡痍城郭  
猶存向山河而慘目威儀復覩對父老而傷心念神  
京之甫平恐丕基之或墜天將啓泰而先否盍圖濟  
乎艱難事必涉危而後安冀勉副於終始不遇思治  
之極曷成撥亂之勲爵賞在予歲袴何待於後日政



文苑補遺 卷之二  
四十一  
令或弊易茲宜急於此時俾聳一代之心少紓四方  
之力嘉與臣民而更始革舊鼎新庶致國家之中興  
咸享恒久云云於戲蜀中之駕雖返會稽之膽猶嘗  
干戈二載之尚淹古所未嘗之禍亂仇讎一天之共  
戴我乃有負於祖宗尚賴爾曹之協心冀成他日之  
雪耻惟爾臣庶諒予至情

知製教  
黃慎製

慰諭頒教文

宣祖丙申平李夢鶴後

閔予一人遘茲洪亂大讎未復大耻未雪雖忝居爾  
臣民之上恒懷憾鬱如窮人無所歸而今此逆賊之  
變又發於多難之辰良由予治國亡狀釁禍萌生痛

心覲貌誠不知所為也嗚呼湖右一方豈盡集境之  
族而么麼一二輩逞其嘯聚不數月而後者靡然靜  
言思之咎有所歸其敢曰民有眾焉予唯喪亂之餘  
民死蓋什九八矣其幸予遺者僅存如綫之息而勞  
耒不先誅求足加橫科暴征色自如蝟天兵之餽餉  
辦於是經費之需用出於是以之而練兵以之而築  
城髓膏已推而索賦愈峻筋力既盡而徵役轉急况  
於兩湖則謂其稍完而騷撓尤甚加以刑罰濫酷視  
人如管民困螫蠶怨詈朋興土崩瓦解之形已成矣  
而予乃懵然於上曾不能苦身省費如白踐以少寬



民力日夜拊循如燕昭以少慰民心使予赤子宛結  
無辜起以為亂予之負民至此極矣民之易陷控詿  
誤亦豈其本情哉茲時軫念於費從之治而又不能  
及時善處逮捕之際未免有五石俱焚之禍重得罪  
於民深切愧悼顧予雖昏亦知民力之已殫迄可小  
休而讎賊壓境已浹五載衝突之禍迫在朝夕勢不  
容束手待亡練兵而為禦賊之圖築城而為扼險之  
備峙糧而為供軍之需皆所以為民紓禍俱存之計  
尚覲民之或怒予以生道使之也而奉行者不體予  
意乃以保民之舉徒為病民之歸馴致怨積而盜起

皆由予不明之故也念我祖宗重熙積慶餘二百年  
含生負氣之倫俱受亭育以生以死於深仁厚澤之  
中而逮予眇躬外難既極內釁繼作騷擾之甚無一  
物得其寧死亡相枕胎卵殪殲中夜省之未嘗不為  
之怛然也渠魁已戮當以撫定為急蓋以法靖民民  
益亂以德化民民易服其經亂地方亟為畧株連之  
法布德意之寬令按堵如故且夫感人以言不若感  
人以實有仁聞不若行仁政今日之為民害莫貢賦  
城池之為甚亦當量其緊歇而審其緩急可蠲者蠲  
之可罷者罷之一舉一措務以便民為主無重貽患



害使徭輕賦薄政平民安庶共躋於隆治

還都頌教文

仁祖甲子自公州還御

神人憤快既正討反之刑宮禁塵清津膺回鑿之慶  
爰揚浚踰用是洪休涼德如予丕基是嗣厲精求理  
祇思微福於家邦履薄臨深恒恐獲戾于上下誰料  
集穽之惡乃出熊羆之臣逆節橫生敢逞射天之計  
兇鋒漸逼暫從遷蜀之行始因倉卒之虞郟城失守  
終賴將士之力大憝就殲幸故京之言旋曾日月之  
未半廟貌無恙奉俎豆而愴心園陵有神對山河而  
生色漢威儀之再覩唐鐘簾之不移亂臣何代無固

莫甚於此賊更化自今始宜誕告於諸邦云云於戲  
國有多難而興期不忘於顛沛時或先否而泰盍圖

濟於艱危

吏曹判書  
李畔光製

慰諭頌教文

仁祖甲子

元兇授首憤已洩於神人法駕還都慶實闕於宗社  
誕告有衆咸與維新予當積亂之餘懼墜丕承之緒  
戒存惟恤雖無戡戢之功志在並生專務煦蘇之惠  
豈料閩外之凶逆遽作邦內之干戈官為副帥錄於  
正勳涯分已極起自眈隸昇以防禦眷遇有加然集  
性之莫馴願縶狂之益肆射天之計已露人或言

文苑補

卷十二 頌教文

四十一



文苑叢書卷之二  
四十一  
盈庭之議請誅予猶未忍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  
反耶人謀不臧功未收於月捷天塹失險勢已急於  
波奔寇深若何計惟在於謹避予不得已事或濟於  
權宜不憚方岳之勞未免盤座之苦幸賴諸將之奮  
發快見群孽之削平七廟再安鐘鼓羽籥之如舊三  
靈不改衣冠文物之重新喜氣溢於東朝和風景日  
歡聲動於夾路白叟黃童仍念天位克艱必賴邦本  
之固趙襄子之歸晉民不叛於浸城周太王之去邠  
人之從者如市肆撥亂而反正遂轉危而為安如予  
寡德之人亦獲多助之力雖前後費從之輩必非本

心况終始效力之徒蓋嘉乃績斯皆列聖休養有素  
而然抑亦全賦藝倫不昧之致云云於戲流散未集  
處崇高而何安瘡痍尚多若疾痛之在己宜體予意  
各奠爾居時事艱虞敢忘在莒之日天心仁愛或鑑

對越之誠

大提學李  
明漢製

昭顯世子回駕後頌教文

仁祖乙酉

皇穹憫覆均解澤於青城儲嗣來歸啓高明於蒼陸  
神人俱慶朝野再蘇肆揚浚汙之音與同願望之喜  
言念國運之屯否奄遭疆域之分崩以亡為存全賴  
上國之綏定懲前愆後而致元子之遠留以一日三

文苑叢書

卷之二 頌教文

四十一



秋之思為九年萬里之別霧露風沙之苦顧復之慈  
 何施關河道路之艱供給之力殆盡矧予疾蠶之沉  
 痼奈此監撫之久睽博望招賢非遠朔之所及銅龍  
 問寢豈燕塞之可望惟精誠庶幾格天在危懼敢言  
 懷土幸逢寰區混合之會與彼覆載生成之恩函關  
 洞開更無鷄曉之阻甲觀重闢爭覩鶴馭之迴星日  
 為之重輝宗祚自此永賴不圖今日有此亨嘉允係  
 同方舉切懽忭宜遵綸綍之寵皆涵沛宥之仁云云  
 於戲人情窮則必通世運無往不復先彌後笑是千  
 載之一時滌瑕蕩垢當自今而更始

大提學  
 李植製

文苑黼黻卷之十二

頌教文

四十五







